

謹再版此書以紀念

先師雷鳴遠神父逝世五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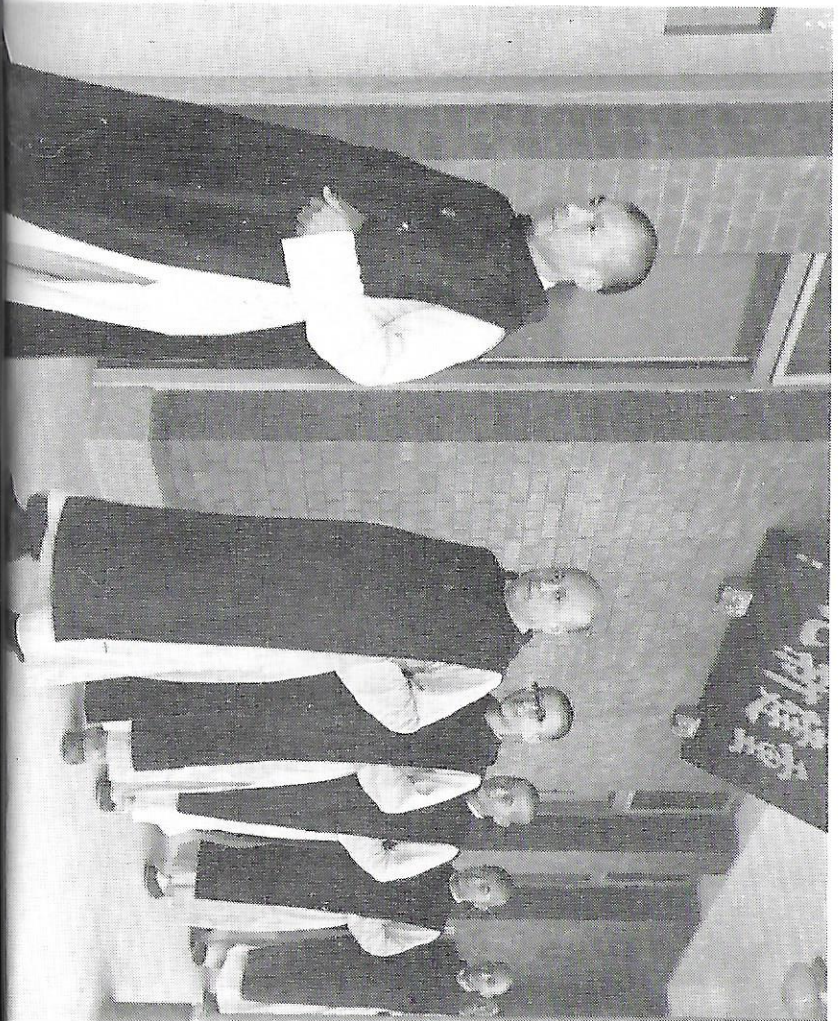


在神修方法上，我們不選擇什麼學派，也不辯論什麼神修學理，更不標新立異；我們只追隨基督，因為祂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我們的神修原理和方法，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宗徒的聖訓。

綜觀全部福音經和聖保祿書信，在「得救」（靈修）課題上，可以歸納為三個中心思想，就是：

- (一) 全犧牲：是耶穌屢次聲明的「得救條件」。
- (二) 真愛人：是法律的中心，基督徒的標記。
- (三) 常喜樂：是追隨基督的效果，也是奔向目標應有的作風。

——雷鳴遠。



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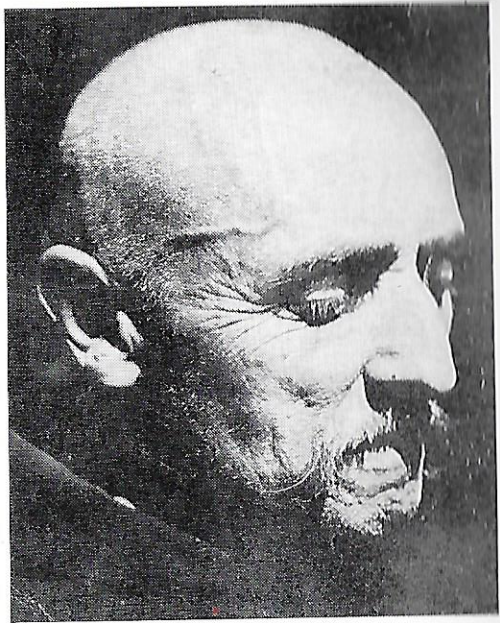
曹立珊 著

目 錄

前 言.....	一
總論神修綱領.....	三
一、神修原理.....	三
二、新穎的神修方法.....	三
三、神修綱領的演進.....	一
四、「全真常」與聖經.....	二〇
五、「全真常」與靈修三路.....	二三
六、「全真常」與中國禮教.....	二四
七、「全真常」的相互關係.....	二八

八、徹底的精神	三一
全犧牲	三六
一、全犧牲的意義	三七
二、全犧牲的對象	四〇
三、全犧牲的動機	四五
四、全犧牲的實行	四九
眞愛人	六三
一、什麼是眞愛人	六四
二、一步一份愛	六五
三、無條件的愛人	六八
四、愚誠的愛人	七二
五、把炭火堆在他頭上	七六
常喜樂	八〇
一、常喜樂的意義	八一

二、常喜樂的基礎	八三
三、常喜樂的功效	八六
四、常喜樂的實行	九三
結論	一〇五



雷鳴遠神父親筆題「處世三字訣」

全
福
性

生
愛
人

常
喜
樂

雷鳴遠





平北於攝辰壽十六父神雷



攝時道修黎巴在父神雷



線前赴旗執父神雷變事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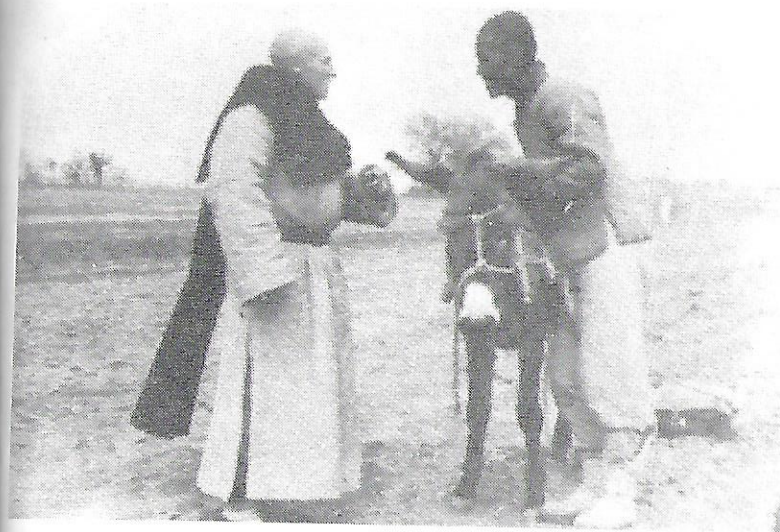


博愛之謂仁救世精神無絕基督

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



雷神父初任期本堂神父



雷公與鄉農談話（民國廿三年三月）



雷神父發願後留影（在安國）



雷鳴遠在涿州傳教

前 言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有不少朋友勸我寫雷鳴遠神父的靈修生活和他的靈修言論。我曾在聖化月刊以「春風十年」為總標題，連續寫了二百多篇。以後在雷神父百歲誕辰（一九七七），仍以「春風十年」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

可是，有人仍嫌「春風十年」不夠詳盡，建議寫一套有系統的雷神父靈修學，又有修會團體要求我有系統的講述雷神父的神修。

雷鳴遠神父雖然學識淵博，才智過人，尤其事主虔誠，靈修精深，但他不是一位學者，而是一位「篤行」的傳教士，並且是一位「工作繁忙，不知疲乏」的傳播福音的人。他沒有時間，也沒有「心境」寫一部有系統而又有學術性的靈修學。

但是雷神父却有一套簡單而靈活的靈修方法，這套方法，雖不能說有「學術性」，却是相當「有系統」的修身之道，它就是那名聞遐邇，膾炙人口的持身（



靈修)三字訣：「全、真、常」。

這三個副詞是「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縮寫，因此也有人稱它是處世九字訣。雷神父爲了強調基督的「徹底精神」，也爲了談話與行文的響亮，他時常簡稱「全真常」。

雷神父一生就以這三句話來持身、事主、待人、作事。他創立了四個修會團體——比國輔助傳教會(S.A.M.)，國籍耀漢小兄弟會(C.S.J.B.)，國籍德來小妹會(C.S.T.)，比國鳴遠小姐服務團(A.F.I.C.)，也以這三句話訓練他的門生，並定爲四團體的基本精神。

雷神父去世後，他的好友，像于樞機斌、牛蒙席若望、方蒙席蒙、雷司鐸震遠等，無論在講話，或寫文章，一提到雷鳴遠，都曾大談特書他這處世三字訣，並做若干解釋與評註。

現在我又重新談這問題，無非是舊話重提，不會有什麼新穎的東西，所以拾人牙慧之處，在所難免。這要請讀者多原諒。

總論神修綱領

一、神修原理

雖然說雷神父重實際，不尚空談，但這並不是說他的神修沒有理論的基礎。他曾說過：「我們的神修原理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宗徒們的教訓。」

他還告訴我們：神修生活的泉源是聖經。當然人們可以從河流水渠（指各學派的神修學）汲取神修生活的營養品，但如果走近泉源，所汲取的水不是更清新嗎？爲此，在初學期間，雷神父沒有用一部別人寫的神修學課本教授我們，他發給我們每人一部新經，以「山中聖訓」——天國的大憲章，特別以「真福八端」，做爲靈修生活的最高原理。他解釋「真福八端」，要用上十數小時來發揮其中的神修精神與方法。

雷神父稱呼耀漢會每一會院都叫「真福院」——比如說：安國真福院、北平

清河真福院、山西布施真福院等——在會規上他解釋稱爲「真福院」的主要意義是：實行「真福八端」生活的地方。所以本會（他稱吾家）的家訓和家風，真福八端應佔很高的地位。吾主山中聖訓又應爲本會兄弟們終身精修工夫的對象（會規：2）。

然後他用更多的時間，講靈修生活的機能——「信、望、愛」三德及聖神七恩等，以及教會傳統的靈修方法，如禮儀、祈禱、默想等。

講論這些教會傳統靈修原理的書籍很多，這裏不再贅述，下面我們只談談雷神父創新的神修綱領：「全、真、常」。

二、新穎的神修方法

據我所知，雷神父創新的神修綱領，不是「心血來潮，靈機一動」，突然就想到的，乃是經過長久深思，多年力行，在給我們講解聖經和退省道理時，漸漸透露，修改又修改，才形成這三句既新穎又響亮的格言。

當他在講道中開始透露並強調「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時候，漸漸引起了人的興趣和注意，人們除了給與熱烈的鼓掌外，開始給這三句話命名了：有人叫它是「修身三格言」，有人稱之爲「處世九字訣」，後來又有人說它是「修身三字訣」。不管人們怎樣稱呼它，雷神父自己則稱之爲「神修綱領」。

「神修綱領」一詞，最早的書面出現，大概是雷神父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六日寫給傳教輔助會長鮑朗神父的一封信裏。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基督內極愛兄弟：

你要我給你的修生寫一個特別的「神修綱要」嗎？爲一位特別愛主而矢志要到傳教區「服務」的人，他的神修方法和一般教友並無兩樣。我們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的神修綱領，就是惟一「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因此，我們的神修生活只有一個，就是「實行福音」：但不是僵化的福音理想，而是立即下手實行的活潑的福音化生活。

實際上怎樣做？很簡單。——我不說很容易。

一、第一步，第一個行動是「全棄絕」：天主之外無物。這是吾主親口

提出跟隨祂不能讓步的條件：「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門徒」

(路：十四，33)。

吾主這話非常清楚，不容懷疑，且說之再三，又在祂整個一生，特別在祂死亡時，為我們樹立了多麼漂亮的榜樣。

因此，實際上，從我們開始要追隨基督的一剎那，我們整個努力應投入「完全棄絕」的工夫上。

我時常強調這一點，特別對那些可愛的「初學成聖」的人，這是絕對需要走的第一步：在整個生活上，不放棄任何自我犧牲的小機會——時時處處注意自我奉獻，如在修道院內，好東西讓給別人，自己用次的；在火車上，讓位給別人……。

你們問我，為你們要到傳教區「服務」的人有什麼特別要注意之點。現在我告訴你們，可愛的孩子們，你們既然要到傳教區，特別來中國，你們就沒有「要這個，愛那個」的權利了：「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哥：三，3)。啊！多麼美好的境界！我恨不能插

上雙翅，飛到你們那裏，與你們面談這一切。不必，你們的會長鮑朗神父會講的更好！

這神修第一課，如果時常記在心頭，流在血液，表現在行為上，那第二步就不難實行了。

二、第二步是「真愛人」：「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世人因此就可以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若：十三，34—35)。

這第二個神修行動，為成聖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我們應時時處處實行「愛德」，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均應真誠的愛人。這是吾主絕對的命令。

你們問我這方面你們有什麼特殊的聖召？你們聖召的特點是到傳教區「為本地教會服務」。啊！這是多麼美的理想，多麼光榮的使命！如果你們有「真愛德」，在中國人身上愛基督，為祂服務，你們不只有了基督徒的真形象，而且做了驚人的行為。

三、為聖化自己，為成一個真聖人（而不只作一個好神父），還有第三步該踏上去，那就是天主借聖保祿宗徒所宣布的命令：「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常常喜樂！」（斐：四，4）

主基督在公布天國大憲章時，首先宣布的是什麼呢？——真福八端！所以，為做一個好教友，應該常高興、常喜樂，為做一個好傳教士更不用說了：「天主愛樂捐的人」（格後：九—7）。「常喜樂」對於人心靈的重要，就如麗日和空氣，對於人的身體一樣。

對於這問題，我好像要「永無止境」的談下去。實在無此必要，因為你們都是在「神修」上有造詣的人。

總之，神修綱領總歸三點：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

你要向我說這不夠詳細。也許，但這為使工作獲得偉大成果一定足夠了，我相信這足以使人列入聖品。

現在只有實行這精神了，要把這精神應用到個別事件上去。更要注意這

綱領的力量，全在第一個字，就是：全、真、常。因為連酒店主人有時也要做點犧牲；連最壞的無信仰的人也有行愛德的時候，也會做些善舉。至論喜樂，誰不承認喜樂無常？聖人與凡人的分別，全在於三個形容詞。你們誠心嘗試一番，就體會到整個福音匯於其中了。謹祝

天主保佑！

萬桑雷

雷神父除了上面這封有關「全、真、常」的書信以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還寫了一篇更簡潔而清楚的「神修綱領」，也錄在下面：

「在神修方法上，我們不選擇什麼學派，也不辯論什麼神修學理，更不標新立異；我們只追隨基督，因為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此，我們的神修原理和方法，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宗徒的聖訓。

綜觀全部福音經和聖保祿書信，在「得救」（神修）課題上，可以歸納為三個中心思想，就是：

- (一)全犧牲：是耶穌屢次聲明的「得救條件」。
- (二)真愛人：是一切法律的中心，基督徒的標記。

(三)常喜樂：是追隨基督必然的效果，也是奔向目標應有的作風。」——雷鳴遠。

此外，還有在他親筆撰寫的「耀漢」「德來」兩修會會規上有關「全、真、常」的幾句話，雖然很簡單，却是他最珍貴的墨寶。我們把它影印下來，附錄於此，讓大家分享。

毅心兄弟但強壯精神堅決意志及底

精神是(1)高尚的(2)創大業(3)共造時代底雄志

(2)底底內 (3)時代化內

合在三个星：全犧牲全愛我全喜樂——

與「強壯意志」為全廢標識

三、神修綱領的演進

以前說過，雷神父這三個「神修綱領」並不是心血來潮，靈機一動，突然覺悟出來，而是經過長久深思，多年力行才漸漸形成了這一套完整的神修綱領。

究竟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在什麼情況下，他初次把聖經這三個中心思想，連結在一起向我們宣布，我也記憶不清，反正不會遲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六日，因為他給比國鮑朗神父寫信初次談「全、真、常」是在這一天寫的。很可能是在同年八月初大退省中宣布的。

爲了深入了解雷神父的「神修綱領」，特別是爲了容易實行它，我們簡略的談談它的成長過程。

先說「全犧牲」，它的前身是「打倒我」。

在我初入耀漢會的前數月，沒有聽過雷神父說「全犧牲」，他慣用「棄絕一切」、「擺脫一切」，特別喜歡用「打倒我」，來形容靈修生活的基本工夫。在初創安國真福院的自習室牆壁上，掛著一幅巨型橫書標語：「打倒我」，兩端襯

以豎寫的四字對聯，就是諸葛武侯那句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凡來真福院參觀的人，尤其慕雷公聲名的人，看了這幅標語，無不拍案稱奇。

「打倒我」是雷神父律己的基本功夫，也是他訓練門生的要訣。認識他的人，都可以證明他一生的事業和感人的精神，都發源於「忘我、無我」的修養。「打倒我」，短短的三個字，聽起來很簡單，可是它的內容却包羅萬象，而實行起來，更像攀登高山，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據我多年聽他對這三個字的解釋，並觀察他實行這三字訣的努力，他是由淺入深，逐漸成熟的。它的進展可以分三個步驟：打擊我、打倒我、打死我。

一、打擊我：在雷神父神修談話的詞彙裏雖然沒有這一名詞，但有它的內容，就是要「不斷的打」，因為打倒我後，「我」還會再爬起來。

耶穌所講的「棄絕自己」（谷：八，34），聖保祿所說的「脫去舊人」（弗：四，22），神修學上的術語「克制自己」，一般在修養上所談的「去私」，就是雷神父律己的第一步驟：打擊我。

雷神父說：「私我」，「舊人」是神修生活的死敵，而且是最狡猾最難克服

的內敵，它常伺機而動，稱它是「不倒翁」，實在恰當。我雖然將屆耳順之年，還是覺得那個「舊我」時常破壞我的神修生活和傳教工作。我應該不斷的「打擊我」。

凡見過雷神父的人，都知道他生性火烈，個性特強。在我們看來，這正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資本，但是他也不否認「性情暴烈」構成他靈修生活的很大威脅，他把它看成「舊我」的代表（俗稱「為首的偏情」）。他為控制（打擊）這生性，一生不知用了多少「苦工夫」。在我和他相處十年期間，幾乎每天看到他和他這「舊人」作戰。比如他正在忙於寫重要信件時，如果有人打擾他，他本能的眉頭一皺，暴烈的火花一閃，可是立刻笑臉迎人，柔聲的問：什麼事？我曾三次見他對屬下發脾氣後，立刻又向屬下跪地道歉。他那打擊「舊我」的決心與努力，真使人歎為觀止。

我們真福院每次有新發願修士，在舉行「迎新禮儀」時，雷神父總是警告新發願者，以後不要讓「故我」復萌，致使兩年努力的成果，付之東流。初學期間

，只是建立「打倒我」的基礎，學習「打擊我」的技術，發願後在「實行三願生活」上，才是不斷「打擊我」的好園地。

二、打倒我：雷神父既然知道「舊我」在今生不易根除，把它打倒以後，它往往還會再爬起來；他又稱「舊我」是不倒翁，那又何必企圖「打倒我」呢？雷神父有他一套解釋。他說，如果想把傾向罪惡的慾情，從根剷除，在今生恐怕是做不到的。「打倒我」的真義，就在於「脫去舊我」的決心和繼續不斷「革除惡行」的努力。

聖保祿宗徒說：「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基督的死亡，與祂同葬。」（羅：六，4）又說：「基督死於罪惡，僅僅一次；祂活，是活於天主，（永遠生活）。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內活於天主的人。」（羅：六，10-11。）

基督為救我們脫離罪惡，只死一次，就圓滿成功（希：十，14），我們為分沾救恩，却要「天天背十字架」，與罪惡的勢力——舊我就是其中之一——繼續不斷的作戰。這種繼續不斷的「攻打自己」，使「舊我」無法擡頭，就等於「打

倒我」了。比如田園的野草，隨生隨拔，還不等於沒有野草嗎？只是辛苦一些罷了。靈修生活也是如此，「舊我」彷彿野草，任憑它怎樣萌動，如果意志不附和，而且極力控制，繼續不斷的克制，隨萌隨除，就等於把「舊我」打倒了。

三、打死我：廿二年聖誕節本會初次舉行「發永願」大禮，發願前的大退省，由八天延長為十天，退省節目也煥然一新。默想題目中最新穎而引人注目的是「全死」。在自習室牆壁上張貼的巨幅標語「打倒我」兩旁對聯的下聯改為「死而不已」。另一牆壁上又出現了一幅新標語：「打死我」。本會新編永願禮儀中有一首歌，叫做「賜我全死」。德來會發永願禮中另有一隻歌：「你們已死了！」這都是雷神父在靈修生活上演進的成果。

雷神父經過深思熟慮和多年苦行的體驗後，覺得「打倒我」還不夠徹底，必須進一步到達「打死我」的境界，才能讓天主的聖寵發揮更大的力量。他對本會修士的靈修生活期望很高，他原想仿照一些古老修會，在三願以外，加發第四願：「全死」。但因與教會現行法令不合，未蒙允准。可是他仍舊把「全死」的意義與精神，包括在「服從」願裏。

依照雷神父爲本會擬定的「全死」意義是：會士盡何職務，去何方，領受聖秩與否，悉由長上定奪。至於他解釋「全死」的精神，就寬到無遠弗屆。比如他說，會士雖有取用生活必需品的權利，但「全死」的精神，要求本會修士在用這權利時，內心「不以有權利自居」。

據我所知，雷神父在正式發表「全死」精神以前，在講「麥粒必須死了」（若：十二，24.），「致死舊人」（哥：三，4. | 10.）的時候，已經孕育並隱約透露這「全死」的觀念。到了本會第一批會士發永願的那一年，他這思想才瓜熟蒂落。

有修士曾請求雷神父具體解釋「全死」精神的境界，他舉出兩位聖人做實例。一位是聖保祿大宗徒，他說「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我生活已不是我的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二，20.）二是聖五傷方濟，他被愛財如命的父親剝去衣服，宣布脫離父子關係的時候，高聲喊說：「在天我的父！」（瑪：六，9.）

這裏我述說雷神父自己的一個小故事，爲讓我們深入了解「全死」境界的實

際情況。廿四年春，在雷神父因公外出的時候，安國真福院起了風潮，浪濤正打向離院的雷神父。事後鬧到孫主教（德楨）那裏，於是孫主教給雷神父寫信，要他如此這般。雷神父接信後，帶著一顆破碎的心，從北平回到安國，他逕往主教公署，並不回真福院，而且表示要和耀漢會斷絕關係。他這「一招」使修士們忙了手腳，立刻派三位代表哭求他回院，主使風潮的修士也深悔不當初。三天以後，風平浪靜，和煦的陽光，重新射進真福院。雷神父立刻忘記了一切，他對那位主使風潮的修士，比以前更顯親愛。我們正在驚嘆雷神父那超然的寬容精神時，他却私下對我說：「你看，我還沒有進入『全死』的真正情況，我還沒有『打死我』！」

其次，談談「真愛人」的演進。

起初雷神父談到愛人時，也屢次強調愛人的「真實性」。不過他沒有用「真」字來形容，而喜歡引用聖若望（一書：三，18.）的話：「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或引用主耶穌的話：「你們若只愛你們的人，……有什麼特別呢？」（瑪：五，46. | 47.）或引用聖保祿的話說：「愛主愛人不要假裝」（羅：十二，4.）（註：這句話是「愛情不可是虛偽的」的

舊譯)。

雷神父把這句經文以標語式寫了好幾幅，張貼在課室餐廳及其他公共場所。不記得是在那一天，雷神父在講道時忽然把這句消極的片語變成了積極的「愛人要來真的！」這句話雖帶有些鄉土氣息，却使人聽了有清脆、響亮、動心的感覺。

不久就演變成這句新穎、簡潔、文雅而感人的「真愛人」。

最後，講到常喜樂，也是漸漸演變而來的。

「常喜樂」一詞，雖然是新約上的經文，而且出自雷神父最喜愛閱讀的聖保祿書信(斐：四，4；得前：五，16)，但是初聽他講道或談話，很少用這個詞兒；他慣用「喜歡、愉快或痛快」。就連他寫本會會規初稿時，他也用的「永遠喜歡」、「常喜歡」、「常帶笑容」，或用消極的說法：「不悲觀」、「不帶愁容」、「不說喪氣話」……。

有一天(一九三一年一月間)來了一位新入會的青年，雷神父給他起了一個很平凡却使人聽了無不大笑的名字，就是「喜樂」兄弟(Hilarius 舊譯：依拉略)。

從此以後，在雷神父的談話和講道中，「常喜樂」就取代了其他形容愉快的言詞；在他寫的會規初稿上也把「常喜歡」改為「常喜樂」。

※※※

※※※

※※※

※※※

全論「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連結在一起而成爲雷神父的「神修綱領」，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初次向我們宣佈，我已記憶不清。如上文我說的：至少不遲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六日，很可能是在稍早(同年八月初)本會大退省中正式宣布的。

到了一九三三年聖誕節前本會大退省，由八天延長爲十天，退省節目就照他的「神修綱領」來擬定的。

雷神父主講十天大退省題目

第一天：天主的生命——寵愛(神修基礎)

第二天：信德(神修機能)

第三天：望德(神修機能)

第四天：全犧牲(總論)

第五天：絕財——神貧(全犧牲的對象)

- 第六天：絕色——貞潔（全犧牲的對象）
 第七天：絕意——聽命（全犧牲的對象）
 第八天：全死——天主之外無物（全犧牲的最高境界）
 第九天：愛德——真愛人
 第十天：常喜樂

四、「全真常」與聖經

不只雷神父所講的神修原理完全根據聖經，就連他的靈修方法——神修綱領：「全、真、常」——也是從聖經採擷而來的。

「全犧牲」三字雖不見於聖經，但這三字的另一說法：「捨棄一切」以及類似的說法，却充滿在聖經各章節內（瑪：十九，27；谷：十，28；路：十四，33）。聖保祿所講的「脫去舊人」（弗：四，22）和「致死舊我」（哥：三，5）都是雷神父所講「全犧牲」的根據。

「真愛人」是聖保祿所講「愛情不可虛偽」（羅：十二，9）的積極說法，也是聖若望所說的「愛不可用言語，而要用行動和事實」（若一：三，18）的另

一說法。

本來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是「全心愛主」，愛人只是第二條（瑪：廿二，38），為什麼雷神父不把「愛主」而把「真愛人」列在神修綱領中呢？他的理由如下：

1. 他這樣做，並不是說「愛人」重於「愛主」，而是著眼於我們實際生活：「在人身上愛天主」。
2. 他提示我們：耶穌有關「愛」的訓言，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關「愛人」的；祂預言將來最後公審的題材，也就是「得救」的關鍵，似乎只有「愛人」一個條件（瑪：廿五，35—45）
3. 聖保祿也強調「愛人是法律的成全」（羅：十三，10）。
4. 聖若望似乎更偏重講論「愛人」：他記述耶穌並沒有把愛天主，而是把「愛人」立為祂門徒的特別標記（若：十三，35）。

至論雷神父的「常喜樂」，不僅意義和精神，而且「文字」也完全出自聖經。如所週知，常喜樂是聖保祿給斐理伯教友書信的一句話：「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常喜樂！」（斐：四，4）此外，在得撒洛尼前書五章

十六節也有同樣的話：「應常喜樂」。

耶穌講完「真福八端」，就以類似的話做結論說：「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瑪：五，12。）

總之，雷神父所講的「全、真、常」，完全出自聖經。而且他在細心研究「真福八端」以後，「全、真、常」三個思想，恰好而且有順序的排列在八條真福裏邊。

他這樣解釋說：前三福——神貧、良善、涕泣——的主要意義和精神，在於放棄物慾。不以暴力與人爭名奪利，而且時常以痛悔之淚，滌除罪惡及惡情。這正是「全犧牲」的工作及其努力的方向。

中二福——慕義、憐憫——是「愛」的行為，正是「真愛人」——為天主而愛人——的境界。

後三福——心淨、致和、為義遭難——是說明基督徒應有的心靈狀態及處世作風，就是「愉快」與「安寧」。一位心靈純潔並致力和平的人，自然感到心情愉快；即使遭受迫害，只要是為主，仍然覺得人生有意義，樂觀興奮，百折不撓。這就是「常喜樂」的心靈狀態和處世作風。

五、「全真常」與靈修三路

在教會傳統的靈修學上，有三個很響亮的名詞，就是：煉路、明路、合路。這是靈修生活應走的三條路線，更好說是靈修生活的三種工作。

(一)煉路：滌煉罪過和革除惡習的路線，也就是「淨化」的工作。基督徒必須以祈禱、默想、苦行來淨化自己的思想、情慾和意志，務使我們的心靈遠離罪惡，解脫物慾，有如聖保祿所說的「脫去舊人」（弗：四，22.）、「致死舊我」（哥：三，5.——9.）。這項靈修工作與雷神父的「全犧牲」並無區別。

(二)明路：明瞭並追隨基督言行的路線，也就是「基督化」的靈修工作，也可以說是「光化」作用。

基督徒的靈修生活是雙管齊下的：一面消極地煉去腐敗的罪惡生活，另一方面積極地效法基督，「穿上基督」（羅：十三，14.）、「穿上愛德」（哥：三，14.）。這就是雷神父所講的「真愛人」。

(三)合路：與天主契合的路線，「天人合一」的境界。

靈修生活就是度天主的生活，天主的生活是幸福的、愉快的；我們的生活越

像似天主，我們與天主契合的程度越深，幅度越大，我們就越幸福、越快樂。為此雷神父主張靈修的第三樣工作是「常喜樂」，也就是常生活在「天人合一」的境界內。

六、「全真常」與中國禮教

雷神父的三字「神修綱領」，不只在聖經上有依據，也不只符合靈修三路，而且與我國的傳統禮教，也很吻合。

「大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如果我們把這順序稍微變動一下，就是把「新民」放在「明明德」之前，則我國傳統的「修身道理」與雷神父的「神修綱領」就更相像了。我們的解釋如下：

(一)「新民」與「全犧牲」

說「新」，自然就聯想到「舊」，為此朱熹註釋此句之意為「革舊」，或說「去舊自新」，就是修身的最起碼的工夫，而且是終身不可間斷的修養工夫。為

此大學引湯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與雷神父的「全犧牲」是同一道理。

(二)「明明德」與「真愛人」

人的思想與行為，一方面要時常消極地淨化污濁的邪慾、清除腐化的作風，另一方面還應積極地修練道德，為此大學又教人「明明德」。

「明明德」就是要人明了人生的意義和道德標準，而且按著去實行。那麼人生以「為人服務」為目的，而「仁」又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如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皆以「利人」（仁）為依歸。正如聖經所說「愛人是法律的成全」（羅：十三，9——10）雷神父以「真愛人」概括一切道德一樣。

(三)「止於至善」與「常喜樂」

「止於至善」後，就有「定、靜、安、慮、得」五個功效。換句話說，「止於至善」的人，物慾亂情，不易再困擾他的心靈；外來變故，也不能動搖他的心志，真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境界。雷神父的「常喜樂」也是如此；他說常喜樂的主要意義，不在於情緒的愉快，而是意志的「樂觀」，就是「逆

來順受，百折不撓」的精神。

五十多年以前，丁作韶博士在北平晨報擔任主筆的時候，曾記錄過雷鳴遠神父一篇精彩演講，題目就是「全真常」。丁博士雖然是雷神父的學生，却不是天主教教友，我很驚奇他如何能領悟天主教最深的「靈修」教義，又如何能以文字表達他不易領悟的道理。

丁博士告訴我，這就是雷神父偉大的地方，他可以用適合任何類型的人的言詞來講天主教的道理。就如他向非天主教徒講他的「全真常」，一定不用使聽眾莫名其妙的神學名詞，而用適合聽眾的我國傳統文化的說法。我們聽他講「全真常」，就像聽儒家的「修身」綱領一樣。

方故教授豪，雖然是天主教蒙席，只因他國學淵博，解釋雷神父的「全真常」，也多符合國人的想法與說法。比如他說：「雷神父一生，千言萬語，祇是一個『公』字。因為他公而忘私，所以能『全犧牲』；因為他公而不私，所以能『真愛人』；因為他公而無私，所以能『常喜樂』。他的三字訣『打倒我』，亦即是徹底的忘私、不私、無私。不能忘私，雖犧牲亦不能全；不能除私，雖愛人亦

不能真；不能無私，雖喜樂亦不能常。」（方豪著說公）

一九七七年，蔣復璁院長在雷神父百歲誕辰紀念特刊上寫了一篇解釋「全真常」的文章，他把雷神父的「全、真、常」和孔子所說的「智、仁、勇」融會在一起，使國人看了，覺得非常適合口味。他說：雷鳴遠神父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就是孔子所說的「智、仁、勇」。

先從「智」說起，孔子說：「智者樂」，又說：「智者不惑」。不惑、不疑，就心胸寬暢，坦盪盪自然喜樂常存。這正是雷神父所講所實行的「常喜樂」。其次說「仁」，孔子說：「仁者不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也說：「仁者愛人」。雷神父所說的「真愛人」是確確實實的做到了「仁」的要點。而且他所說的「真」字，是要人力行「恭、寬、信、敏、惠」五行去愛人，這才真正是「仁」的本旨。

再次說到「勇」，知恥近乎勇，勇者不懼。這需要有一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功夫，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不動心」。只有「全犧牲」才是真正的「勇」；反過來說，要做到「全犧牲」，也必須有無比的「勇氣」。（節錄蔣復璁著「雷

鳴遠司鐸「真愛人、全犧牲、「常喜樂」）

七、全真常的相互關係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並不是三個平行、互不相關、各行其是的行爲，而是相輔相成、互相影響、密不可分的神修活動。

雷神父解釋它們的關係說：人生的目標是「榮主救人」，所以「真愛人」是神修的中心；「全犧牲」是條件，是達成真愛人和常喜樂必須有的行動和應走的路線；「常喜樂」一方面是「捨己爲人」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奔向目標，破除困難的一種力量。反過來說，沒有愛的犧牲是「無謂」的；怨天尤人的犧牲和愁眉苦臉的服務，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對天主是一種侮辱，是罪行。

于故樞機曾評論雷神父這三句話的相互關係說：犧牲爲愛人的表現，愛人爲喜樂之基礎，助人爲快樂之本，這是有連帶性的一套修養方法，逐步上進，然後可達於最高境界。」（于樞機言論集79頁）

牛故蒙席若望解釋的更爲詳細：「雷神父持身三字訣：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也有其連貫性，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人，談不到愛人；不愛人的人，天天在鉤心鬪角中過生活，也絕對得不到一種真快樂。人們所以有煩惱，是因爲視己過高，待己過重，不肯讓人，遇事必與人爭，與人爭，苦隨之而來，這是每天在生活過程中可以體驗得到的。一個人肯犧牲，犧牲完全，完全沒有了自己，還有什麼煩惱之可言？肯犧牲自己，全犧牲的人，一定是愛人如己，愛人超出自己以上的，一定沒有煩悶，沒有苦惱。雷神父一生就是如此，他雖然每天過緊張辛苦的日子，可是你從來看不到他有什麼不愉快的神情。（節錄牛若望著「雷公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文」）

而且認真來說，「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這三個靈修活動，彼此不僅有連帶關係，而且也不能分，更不應分。比如我奉獻一樣禮品給好友，不僅內心感到愉快，外表也一定帶微笑。「奉獻」是自我「犧牲」和「愛慕」好友兩個不能分的行爲，同時也離不了內外的「喜悅」。對人是這樣，對天主更應如此。

雷神父生前每年領導本（耀漢）會兄弟們十天大退省時，一定讓我們把他這「神修綱領」分在三天各自檢討一下。在他解釋這神修綱領時，大家都感覺他在講「全犧牲」的時候，一定也談「真愛人」和「常喜樂」；同樣，講「真愛人」時，也離不開其他兩個精神。乍聽來，彷彿有些「混淆不清」，其實，仔細一推究，又有「非如此不可」的感覺。因為這三個精神雖然不同，却不能分。任何一方，脫離其他兩個而擬單獨存在，就失掉了它的意義。

這裏隨便舉個實例，來說明「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三個精神彼此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七七」事變後，雷神父立刻向其手創兩個國籍修會——耀漢、德來——發下總動員令，要兩個修會的男女會友，暫停部份日常工作或事業，以抽調部份會士從事救亡工作，而且揚言：不把敵人驅出國土，誓不生還。

雷神父發下總動員令後，有一位會外朋友向他說：「你瘋了嗎？你想毀滅你這個新生修會嗎？」

「是的！」雷神父毫不猶豫的說，「我是要毀家紓難。」

毀家是「全犧牲」，紓難救國是「真愛人」，而且誓言奮鬥到死，表示他「百折不撓」、「常喜樂」的豁達精神。

再以雷神父成立「國籍教區」運動為例。爲了這件事，他失掉了上司的倚重，丟掉了同會弟兄的愛戴，喪失了副主教的榮位，被迫放棄傳教工作蓬勃的大好園地——天津，……他傷痛的說：「全完了（失敗）！」

他爲什麼要這樣？爲了中國人歸依基督。

但是他不灰心、不消極、不悲觀、也不怨天、更不尤人，只是默默地，微笑著，積極奮鬥，勇往直前。他爲推動並爲完成這件大事，真是「一步一滴血」（全犧牲），「一步一份愛」（真愛人），但是，仍是興致勃勃，奮鬥到底（常喜樂）。

不僅上述兩件大事，真可以說雷神父一生每一靈修活動，每一傳教工作，每一社會事業，都是由「全、真、常」三個精神孕育培養而成功的。

八、徹底的精神

雷神父起初只用「全、真、常」三個副詞，來代表他那九字「神修綱領」，只是爲了講話或行文的簡潔響亮，以後經過熟思體會，他發現它們的特殊意義，就是福音的「徹底精神」。他說：部份的犧牲，爲己的愛人，一時的喜樂，壞人也可以作到，不足爲奇，如果要作到「全」的犧牲，「真」誠的愛人，「常」久的快樂，非有基督的真精神不可。

認識雷神父的人，對他都有同樣的一個印象：瘦小的身體，火烈的精神。他是一位體小的「強人」，他面對真理，意志堅決，精神貫徹。在他的談話裏，「絕對」、「充分」、「決不」、「完全」、「真正」、「時常」等等極比的詞字，用的特別多。他不僅口裏講，他作事、律己、待人、事主，也都是堅持真理，說一不二，不模稜兩可，不猶豫敷衍，不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盤。他屢次提示我們：耶穌的精神是「徹底」的。他告訴我們，耶穌講的「剜眼」、「斷手」（瑪：十八，8——9）等嚴厲詞句，雖是象徵性的，但說明了耶穌對惡表「不共戴天」和「壯士斷腕」的態度是堅決而徹底的。

在雷神父手創耀漢會安國真福院大門前牆壁上，矗立著一個丈高的大「真」

字。他每次接見新來入會的人，一定要問：你看到了門口的大「真」字沒有？等來人首肯後，他告訴新入會者：你要立志作「真」修士，「真正」實行福音精神的人。

他最痛恨「虛偽」和「假面具」，他待人接物，寧可讓人譏評他是「愚誠」，也不肯以虛偽待人。他雖然很謙沖，但是他敢保證自己：「一生待人接物，惟在一誠字」。

在雷神父留給他弟子們的遺囑上，有「大真無偽的神貧」的警句。他生前對我們訓話時，談到「神貧」問題，他一反傳統的說法，而改稱「真窮」——按本屆大公會議對修會的神貧願，也強調「實貧」(Re sint pauperes)——雷神父不贊成很多人把「神貧」解釋成「心裏愛貧，生活富裕」。他主張「真窮」，窮到如同耶穌基督：「除了生活需要，別無長物」的境界。

從前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氣派已經夠雄壯的了，可是雷神父還以爲不夠徹底，改爲「死而已」。其精神的貫徹，實在令人拍案叫絕。

在安國真福院還有一幅奇特的標語：「我不要作一個半吊子聖人」。「半吊

子」一詞，是華北方言，它的意義是不完整，不徹底。雷神父自己常說：「我能盡百分力氣，不出九十九分」。

「七七」事變後，平津很快就被日寇佔領，各大日報相繼停刊。為解救安國縣一帶居民的「精神糧荒」，雷神父在真福院印行了一份小型報紙，名「後防日報」，他自己寫「一日一談」（代社論）。有一天代社論的題目是「現在需要什麼樣的人？」答案很乾脆：「豁出一切的人！」

「豁出去」也是華北很普遍而且極有分量的一句方言——現在已編入國語詞典二二三〇三頁，國語日報辭典七八四頁，戲詞裏也屢次出現——它的意義是：「犧牲、放棄、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在「後防日報」那一篇「代社論」裏，他一口氣連說了十數個「豁出去了」！他說：『中日間的和平已經絕望，我們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豁出一切」，與日本決個雌雄。……同胞們，我們要有「豁出一切」的決心，因為我們已到了生死關頭，……同胞們，起來！「豁出一切」來救國。你「豁出去」，他「豁出去」，我也「豁了」，大家都「豁出去」。財產不要了，快樂「豁出」了，必要

的時候，連命也「豁出去了」。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雷神父是意志堅強、精神貫徹的人，平日就喜歡用「極端」的詞彙，比如他時常向我們說：「豁不出」的人。休想成聖！現在國難當頭，全國動員，「豁出去」這個詞兒，在他的口裏，在他的筆下，再配合他「毀家紓難」的行動，顯得更是鏗鏘有力。

全犧牲

以上所談，可以說是雷神父的神修綱領的總論，只是概略的敘述了它的出處及演進。雖然也觸及它的意義及它對靈修生活的關係，但不夠深入，更談不上完整。下面要分別討論每一項目，以進一步了解它的內涵和精神，並能把握它的正確門徑。這裏先談「全犧牲」。

雖然雷神父深深了解靈修生活的中心是「愛」，他也一再強調「真愛人」是他這神修綱領的樞紐，但是在他講這神修綱領時，無論在量上，或是質上，他似乎更強調「全犧牲」。就如上文述說神修綱領的演進時，重點也是放在「全犧牲」上。

雷神父這樣做，有他的理由。他說，犧牲不只是愛主愛人的必要條件，而且「犧牲」與「愛」是一個行為的兩面，根本分不開。比如說「服務」，從客觀方面看是愛人；可是從主觀方面看，就是自我「犧牲」。一般人解釋「愛」的行動，也說：「愛是給與，而不是佔有」。「給與」是把自己（所有的東西：精神的

或物質的）奉獻出來，使他人受益。這就是「犧牲」。

爲了這個原因，下面要談的有關「全犧牲」的資料，還是要比「真愛人」和「常喜樂」爲多。

一、全犧牲的意義

犧牲是捨己利他：「犧牲」二字的本意，是祭神用的物品，（我國古人祭天，猶太人在舊約時代祭祀天主，大都用牛羊，因此「犧牲」二字的構成，都以「牛」爲部首。）引伸爲祭獻天主的行爲，換句話說，祭神時要將祭品焚毀，使獻祭的人有所損失。

以後犧牲二字引伸的意義，更爲廣泛，凡損己利他，捨身報國的行爲，都稱爲犧牲。雷神父心目中的「全犧牲」，就是這「捨己爲人」的意義。因爲雷神父強調「全」，所以他講到「犧牲」時，用詞特別徹底。比如對天主他說：「全犧牲就是：天主之外，一無所圖、一無所企、一無所願、一無所求。」或簡單說：「

天主之外無物」；對人則說：「爲人服務，能盡百分力氣，不使出九十九分。」換句話說，就是毫無保留的把自己奉獻出來，爲榮主救人而服務。

犧牲是奉獻：雷神父說，犧牲不是目的，只是爲達成目的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目的（不爲榮主救人），或與目的無關，犧牲行爲本身便沒有多大價值，就成了一般人所說的「無謂的犧牲」。

如果雷神父活到梵二大公會議以後，他一定用「奉獻」來解釋他所講的「犧牲」。如所週知，本屆大會所標榜的「適應的革新」，把過去不少消極的說法，變爲積極的說法，以適應現代的思潮，其實也更符合基督福音的精神。就以犧牲爲例，過去表達犧牲行爲慣用「焚毀」（全燔之祭）、「去私」、「無我」、「致死」……等消極詞字。當然在解釋時也加上積極的意義，可是這些消極的詞字，使人聽了或看了，在直覺上，感到難以接受。如果以「奉獻」來解釋犧牲，則不會使人起這種反感。因爲在奉獻行爲內雖然含有「自我犧牲」，但不是「毀滅」，也不是「致死」，而是「把自己奉獻出來，爲榮主救人而服務」。正如聖經（谷：十二，41——44；路：廿一，1——4）所記述的窮寡婦，她雖然把全部

生活費都犧牲了，但並沒有毀滅，她把它「投入」（奉獻）聖庫，作更好（榮主救人）的運用。

我們以「奉獻」來解釋犧牲，目的是爲讓我們容易了解「全犧牲」的真義，並不是說五十年前雷神父沒有解釋清楚，其實他用其他的詞字也做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全犧牲看似消極的行爲，其實具有積極的意義，就是捨棄卑微而次要的，爲獲得那高尚而主要的：「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粒來。」（若：十二，24）

人好比一顆麥粒，人的超性生命就像麥芽，現世生命就如麥皮，一粒麥子應該死爛的不是「芽」，而是「皮」。並且它們的死爛，不是消極的毀滅，而是發酵後，積極培養麥芽成長。

人生也是如此，現世生命以及維持它的條件，如財物、愛情、娛樂、名譽、權位等，都是協助人獲得永生的條件，人當然可以也應該使用這些生活條件。但這些「爲罪惡所腐化的現世活動」（現代：37）往往有害於「永生」（瑪：十六，26）就必須節制它們。所說的「節制」，就是「犧牲」。

雷神父所說的全犧牲，就是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現世整個生命奉獻出來，為榮主救人，以得永生。

二、全犧牲的對象

雷神父爲了讓我們容易把握全犧牲的實際行動，而不致流於空談，他把人應該犧牲的內容（對象），分類指出，並一一解釋。他的分法是依據聖經和教會的傳統。

從聖經我們知道魔鬼誘惑耶穌用了三個陷阱，就是「變石爲餅」、「殿頂躍下」、「貪求財富」（瑪：四，1—10）。這三個陷阱正是魔鬼針對人類三個大慾而佈置的。耶穌的愛徒若望稱呼這三慾爲「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和人生的驕奢」（若一：二，16）。教會傳統稱之爲「物慾」（眼目的貪慾）、「肉慾」（肉身的貪慾）、「虛榮慾」（人生的驕奢）。

不只教會歷代的教父、聖師、神學家，就連一般的詩人、文學家和哲學家，

如但丁、巴斯噶、哥德、俄小說家陀斯道也夫斯基（Dostoevski，1821—1881）等，也都指出這三大慾情支配著人類全部歷史：整個人類一切不可解決的矛盾——動亂與罪孽——都可歸納到這三點，就是：財富的企圖，肉體的慾情和爭權的狂傲。

這三大情慾，本身雖不是罪惡，却是「產生罪惡的溫床」（雅三，15），也是魔鬼誘惑人陷於罪的利器，更是世俗用以危害人心的鈎餌。我們稱它們爲「罪惡的勢力」。

由於這個原因，從教會初期，就把這「三慾」看成靈修生活「煉路」的對象。而修會生活的要素——貞潔、神貧、服從三願——也是針對人生這三大慾而制定的：貞潔願責成會士犧牲肉慾（絕色）；神貧願約束會士的物慾（絕財），使會士不得隨意處置財物，連所謂個人的東西在內；服從願則約束會士的虛榮慾（絕意），不得任意選擇職務，爭取名位。

耶穌不只講了「致死情慾」——麥粒死了——的道理，也不只一次打退了魔鬼以「三慾」的攻擊（瑪：四，1—10），而且一生實行了清心寡慾的生活。梵

蒂岡二屆大公會議就以基督這榜樣，來激勵修會會士戰勝情慾，善守三願。大會說：「會士應將自己特別獻與天主，以跟隨那『冰清玉潔、一貧如洗、服從至死』的基督」（修會：1.）。

爲此雷神父也以這「三慾」做爲全犧牲的對象，上文已談過，他領導我們做十天大退省，在第四天總論「全犧牲」以後，跟著就讓我們默想並檢討這三大情慾，每天一個。他以絕財——神貧來對抗物慾；以絕色——貞潔來克制色慾；以絕意——服從來控制虛榮慾。以後在第八天，他綜合起來，以「全死」來說明「全犧牲」的最高境界。

雷神父有關「制勝三慾」的言論和行動，多的不勝枚舉，真可以說他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一不在教導我們如何致死不正當的情慾活動，以讓天主的生命充份發揮力量。

因限於篇幅，這裏只引述雷神父幾句有代表性的言論，作爲我們「制勝三慾」的指針。

(1) 控制物慾

他爲使我們不被物慾薰心，爲我們制定了一個用物標準：「東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錢越可愛」。又不准我們說：「我的東西」，而要說「我們的東西」。

雷神父不僅以言教導我們控制物慾，嚴守神貧，他更以行動證實他的言論。他不只平日在家生活節儉，身無長物，就連出外遠行，也是行裝簡單：他每次出門，肩上背著一個小背包，裏面的東西是：一經書、一日記、一袖珍四書、一支毛筆、一個硬木墨盒、一塊毛巾、一把牙刷而已。

(2) 制勝肉慾

修會的貞潔願雖然也叫絕色，但它控制的不只是色慾，而是肉體的各种享樂慾。爲此聖經稱之爲「肉身的貪慾」（若一：二，16.），聖保祿則稱之爲「肉性的事」（羅：八，5.）。他告訴我們：「凡隨從肉性生活，必要死亡；如果依賴聖神，致死肉性的妄動，才能生活」（羅：八，13.）。

如所週知，雷神父個人生活對犧牲享樂的修養是非常傑出，而使人萬分驚佩的。有人用一句概括的話來描述他的「苦行」說：「在雷神父看來，飲食、冷熱、疲乏、痛苦，……對他都是不存在的，他只關懷天主的榮耀和他人的幸福。」

雷神父不僅自己要做一個「苦行者」，他也要他的弟子——耀漢、德來二會士——度「苦修」生活，終身戒烟、酒、肉。他屢次引我國古人的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來鼓勵他的弟子制勝肉慾，為讓天主活於心中。

(3) 節制虛榮慾

雷神父認為這第三犧牲的對象——虛榮慾，比較前兩種更難控制。可是如果能馴服它，對靈修生活的發展，極為有益。他為了喚起其弟子們的注意，他除了用服從願來節制這虛榮慾外，還提出全死的精神，來加強服從願的力量。雷神父提倡的全死精神要求會士對「盡何職務，去何地方」的問題，全部交由長上處理，個人無條件的服從。

雷神父不只講全死，他實行這精神到了使人驚奇的境界。六十多年以前，他的上司雖然不滿意他酷愛中國作風及提倡建立國籍教區，但對他的服從，却毫無微辭。

一九七七年雷神父百歲誕辰紀念日教廷宣道部曾表揚他的服從精神：「雷神父對教會表現了最齊全的服從。當時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 (Card Van Rossum)，

就曾讚揚這位熱心傳教士對他上司所表現的服從。」 (Port. 2778\77)

王老松部長曾當面向雷神父致謝，由於雷神父的自我犧牲和完善服從，中國國籍主教提前五十年產生！（鳴遠傳 366 頁）

三、全犧牲的動機

明白了全犧牲的意義，自然也就曉得了應該犧牲的理由。但為使人對它的重要性做深入的了解，因而甘心接納它並付諸實行，雷神父又舉出了不少的理由，也就是所說的犧牲的動機。

首先應該說明，下面我所列舉的犧牲的理由，並不是雷神父一次做的有系統的專題講話，而是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零星的談話，我經過反省而做的綜合的敘述。

雷神父論全犧牲的理由如下：

(1) 犧牲基於人性

大家都曉得雷神父不僅精通聖經及神學，也熟諳哲學和國學。他屢次引述四書中的名句來提示我們：犧牲不正當的情慾，是基於人性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事。他說，我國自古就把中庸之道——節制情慾，不偏不倚——看做天下之「大本」和「達道」（中庸第一章）。孔子也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第二章）。

如果我們閉目回憶人類的歷史，再張眼環顧現代的社會，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清楚而確切的印象，那就是：節制情慾與個人幸福和社會的安定成正比例；同樣，縱情恣慾也與人的痛苦和社會的動亂成正比例。難怪哲人都說：人類一切不可解決的矛盾，都可歸納到放任三慾——物慾、肉慾、虛榮慾上面。這說明「中庸之道」——節制情慾，基於人的天性。順天理者昌，逆天理者亡。

雷神父最欣賞孔子所講的修身之道「克己復禮」（論語：顏淵十二）。

克己就是他講的全犧牲。以前談過，雷神父講的犧牲，不是消極的放棄與毀滅，而是把自己奉獻出來，為榮主救人而服務。就如孔子講克己以後，緊跟著就說復禮。所謂復禮，就是實踐對天、對人、對己、對事應有的義務，也就是雷神

父所說的真愛人。為此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

顏淵請教孔子怎樣實行克己復禮的細節呢？孔子答應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雷神父註解說，孔老夫子這四句話既簡單又清楚，文字也很淺顯，不需要多費詞解釋。這裏應該注意的是孔子強調克己的理由是修仁。換句話說，願意修成仁愛，非克己不可。為此雷神父說，全犧牲是真愛人的基本條件，是基於人性的要求，不得不實行的。

本屆（梵二）大公會議也有類似的說法：「人的尊嚴要求人不順從（犧牲）心靈的惡劣偏向。」（現代：14。）

(2) 犧牲是得救之路

雷神父說，站在基督徒立場來看犧牲，就更為重要了。他指出：耶穌一降生在世，就開始度犧牲的生活，祂向天父說：「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給我預備了一身體，……為承行你的旨意，獻作全燔祭。」（希：十，5—10）。果然，祂生在白冷郊外冰冷的山洞裏（路：二，4—7）；誕生後立刻受惡王迫害，逃往埃及，度流亡生活（瑪：二，13—14）；以後在納匝肋又度了三十年的貧

苦生活（路：二、51；瑪：十三、55）；三年的傳教生活，不僅辛苦，還遭受僞君子的迫害；最後慘死在十字架上。

總之，基督的救世過程是：「經由苦難（犧牲），進入光明。」（路：廿四、26）。我們得救的路程也不能例外，祂屢次鄭重聲明：「誰願意跟隨我，必須天天背十字架。」（路：九、23）

任何人都知道，背十字架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它表示：每天每時每刻要犧牲不合理的情慾要求，實行天主的意願，時常歸依基督，跟隨祂到底。

基督為我們規畫的得救（靈修）之路，只有一條，就是通往救恩之源——加爾瓦略山的苦路。苦路的盡頭是全犧牲，犧牲的果實是救恩——永生。

(3) 犧牲是成功之母

犧牲不僅是個人得救之路，也是傳教救人之本。雷神父生前屢次提示我們：耶穌救世大功的資本，不是才能、金錢、權位，而是自我犧牲。耶穌曾說：「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犧牲在十字架上——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若：十二、32）。

雷神父不只如此講，他更這樣做。他一生事業的成功，我們不否認有賴於他的才華，但他最大的資本是他的犧牲精神。如果我們用「一步一滴血」來形容他一生走的成功之路，當不為過。——雷神父曾奉宣化教區程有猷主教之命，向大修院師生講述他倡導國籍教區的奮鬥史，那篇演講就稱為「聽命革命的一滴血」。難怪當年傳信部部长王老松樞機把國籍教區的建立，歸功於雷神父的絕對服從——完全的自我犧牲。

最後引述一段雷神父最欣賞的孟子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四、全犧牲的實行

人為完成一番事業，或是一件工作，就連一個簡單的行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思想上的認識，就是必須認清那件事或那個行為的內容和它的重要性；(二)

意志上的決定，就是要下定決心，擬定計畫，設法完成；(二)行為上的奮勉，就是要著手去作，努力實行，雖有困難，也要設法排除萬難，向目標前進。

以上談的「全犧牲的意義和動機」，就是爲了使我們對它有正確的認識和實行的決心。下面要談的是怎樣去實行？

耶穌在聖經上曾直截了當的告訴我們怎樣成功一件大事——進入天國，祂說：「不是只說『主，主』的人，而是實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瑪：七，21）。祂又說：「天國以努力奪取，而強者得之。」（瑪：十一，12）。

雷神父告訴我們，耶穌所說的強者，就是努力奮發，克服困難，著手實行的人。他就以這句「強者得之」作爲本（耀漢）會的標幟。換句話說，他要本會兄弟們都養成一種埋頭苦幹、實幹、硬幹的精神。

如果有人問雷神父說：「怎樣全犧牲？」他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一個字：幹！」你如果要他詳細解釋，他就換湯不換藥的說：「做，就有辦法；不做，永遠無法。」

現代有一句非常流行而又爲大眾所欣賞的成語：「行動比言語更感人」。因

此，與其長篇縷述雷神父有關實行全犧牲的言論，不如把他生前全犧牲的行動，提出幾個來供大家參考。

（一）一步一滴血

雷神父不只講耶穌一生成度的是全犧牲（奉獻）的生活，他自己亦步亦趨的跟隨耶穌的足跡，走「全犧牲」的苦路。

當他三度被充軍到寧波教區時，曾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給寧波趙主教（Mgr. Reynaud）寫過一封萬言書，號稱「傳教大憲章」。他在這封長信內坦白承認一生走了漫長艱苦的日子，他說：「我的血多次流在荊棘上」（鳴遠傳二九八頁）。同年七月十六日也曾給他母親寫信說：「這次的打擊——充軍到寧波——比死更痛苦。……我傾流了不少的心血。」

他被流放到寧波，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流血」，其他小的淌汗流血，從他懂得度神修生活時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曾說過，雷神父一生每一個靈修活動，每一件傳教工作，每一種社會事業，都是由「全、真、常」三個精神孕育培養而成的。如果我們說他的一生，也和耶穌相像，一步一滴血，當不爲過。

這裏只引述幾件小事，以概其餘。

——當雷神父四度被充軍回歐洲後（他稱這次充軍爲巴比倫的流放），便把一切精力都奉獻（犧牲）出來，爲中國留法、比、瑞學生服務，他爲他們忙碌的真是廢寢忘食。因爲睡眠不足，他往往在電車上、理髮時、演說前、……一有空閒，就打盹瞌睡。一次他在布魯塞爾演講後，就乘火車去列日開會。他一上火車就入了夢鄉，到達列日車站他還在沉睡，也沒有人喚醒他。當他醒來時，火車已出離比國，到了德國的亞琛城。

——雷神父在歐洲爲中國留學生服務時，雖然不像夏禹那樣「三過家門而不入」，但他很少回家。一年他許給母親回家過聖誕節。到了聖誕前夕，他帶著三個中國留學生來到他家，向母親說：「媽媽！我工作太多，不能留在家中過節，但我給您帶來三位朋友代替我。」

他母親說：「腓迪（雷公乳名），我留夠了你的『中國朋友』，今天我要你留下來！」

雷神父笑了笑，中國人是留下了，但他還是犧牲了母親的溫存，到外面爲人

服務去了。

——雷神父在創立耀漢會以前，有很深的烟酒嗜好。從正式成立修會第一天起，他毅然戒絕了烟酒（會規禁烟酒）。他曾向人表示，初戒煙前數月，多次感到烟癮難煞，痛苦萬分。但是他爲了榮主教人，也就豁出去（犧牲）了。

這一類的微小的犧牲，無時無刻不來到雷神父的身心，他也就隨時隨地接受而又奉獻給天主。

（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犧牲行爲是痛苦的，是不容易實行的。雖然雷神父爲他個人，只知耕耘（犧牲），不問收穫，但他爲了鼓勵我們認真實行應做的犧牲，他告訴我們，犧牲不會白費，他除了總論犧牲的動機外，他還舉出許多以犧牲救人的實例。

——雷神父指出：基督說了「當我被舉起來時（犧牲在苦架上），我要引衆人來歸向我。」（若：十二，32）首先皈依祂的是與祂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右盜，而且立刻與基督回到天父的懷抱——樂園（路：廿三，39—43）。

跟著監刑的百夫長和守兵也信了基督（瑪：廿七，54；路：廿三，47）。

最後「所有同來看這景象的群眾，也都摺著胸膛（表示懺悔）回去了。」（路：廿三，48）五十天以後，他她們中間不少人——三千餘民衆——從宗徒手中接受了洗禮，成了基督信徒。

——鳴遠傳法文版的作者雷克可（Rev. J. Leclercq）神父講述過雷神父一個小故事：

一天我問雷神父有什麼重要事使得您從魯汶匆匆趕到巴黎？他說爲要與一位將回國的中國學生吻別。我說，只爲吻別一個學生，竟破費那麼多金錢，消耗不少寶貴時間，那太浪費了！

雷神父回答我說：爲救一個人的靈魂，並不浪費。

——雷神父也給我們講過一個犧牲救人的故事：他在歐洲爲中國留學生服務的時候，中法協會創始人之一劉嘉（又名劉宜生），是反對天主教最激烈的無神論者，時常寫文章攻擊雷鳴遠神父和他的服務中國學生的工作。

協助雷神父管理中國留學生的鮑朗神父（Rev. Andre Poland）把反對天主教的劉宜生託付給一個患痛症的十四歲女孩瑪德·表蕾，請她奉獻病苦爲劉宜生

歸正，她高興答應了，並且許給天主，爲劉宜生的歸正心甘情願犧牲生命。不久，奇蹟出現了：就在那女孩逝世後二十分鐘，劉宜生變了。他向鮑朗神父表示願意成爲基督徒，研究天主教教義。不久他通曉了教理，也有了信德，並領了洗禮，聖名方濟。他學成回中國時，雷神父把他犧牲生命的女孩的遺像交給他留作紀念。

這件事雖不能遽然斷定爲「奇蹟」，但也不能說是「巧合」，如果說女孩的犧牲沒有白費，當不爲過。

——犧牲修會，有何代價？

七七事變，全國總動員，展開了全面抗戰，雷神父也率領數十位耀漢德來兩修會會士及數百教友，參加了前方抗戰工作——救護傷兵和救濟難民。

記得一年以後，雷神父從前線到後方爲傷兵難民募捐藥品及救濟品時，有會外朋友，也有少數年老持重的修士，對雷神父這種史無前例的抗戰工作，表示異議，曾質問他說：「雷神父，您瘋了嗎？您們在前方工作了一年多，究竟對整個戰局有什麼好的影響？對教會有什麼好處？在前線給多少人付了洗禮？您犧牲了

兩個新生的修會，究竟有什麼代價？獲得了什麼報酬？

雷神父很坦誠而謙沖的答說：「我承認我這措施和行動，對我新創兩個修會是很大的打擊，我們的犧牲的確不小。在我們兩個修會來說，我們只知耕耘（犧牲），不問收穫；在國家和教會來說，我相信我們的犧牲不會白費。不過，不是以救活多少傷兵和給多少人付洗的數字來衡量的。」

(三) 一樹百穫

雷神父還告訴我們，天主的大方不會讓我們的慷慨勝過去的：無論在自然界或在超然界，祂很少讓人只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而往往是「一樹百穫」。

基督在麥粒比喻裏，不說一粒死了，又結一粒，而是「一粒死了，就結『許多』子粒」（若：十二，24）。祂自己也坦誠承認「祂一個人的犧牲，要引『衆人』來歸。」（若：十二，32）。聖若望也說：「基督的贖罪祭，不只贖我們（少數人）的罪，而是贖『全世界』的罪過」（若一：二，2）。

雷神父個人一生雖然只知奉獻（犧牲）自己，為榮主救人，從不顧慮個人現

世的報酬，但是天主有時似乎等不及到來世，今生就讓人看到他犧牲的豐富果實。述說幾個例證如下：

——雷神父快樂的眼淚：一九七一年，全國各界在熱烈慶祝「建國六十年」時，我國主教團於是年十二月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祈福大會」。教宗會派韓國金壽煥樞機為特使，蒞臨大會致詞。金特使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中國首任六位主教在羅馬祝聖典禮中，雷鳴遠神父流著快樂的眼淚說：「這一時刻把我一生所受的痛苦都擦去了」。意思是說，雷神父二十多年的犧牲沒有白費，產生了無法估計的豐碩成果。

那些震撼世界的大成果，如中國國籍教區的成立，並開了亞洲地方教會成立的新風氣等，暫且放下不提，只談談雷神父個人的收穫。

如所週知，雷神父為了促成中國地方教會（國籍教區）的成立，奮鬥了二十多年，受盡了折磨與打擊，犧牲了他個人的享受和榮位。他雖然只知耕耘，不問收穫，但慷慨的天主讓他收到了成果，而且在今世就看到了他犧牲的代價。如正聖詠所說：「含淚播種的，必含笑收割」（詠126：5）。

一九二六年，被譽為「中國教會新紀元」的十月廿八日快到了，首任六位國籍主教已抵達羅馬等候祝聖，却不見雷神父的影子。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急了：「任何人不來參禮都可以，惟獨雷神父不能不來！」於是他打電報問雷神父，回電很簡單：「沒有長上的許可，我（雷）不能去羅馬參禮。」

沒有幾天，雷神父的長上忽然意外的收回成命，催雷神父立刻去羅馬。

雷神父以後向我們述說他當時的反應說：「我一得令，就像箭一般的飛奔聖京！」

國籍主教祝聖典禮中，雷神父被安排在貴賓席第一排。他以後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當禮節一開始，我彷彿入了夢境，又像升了天堂。我不能說完全沒有看到禮儀的進行，但我的淚眼模糊，我的思潮零亂，我的心靈有時很激動，有時却十分舒適安靜。我覺得有幾分醉意，我已不知身在何處。……禮節進行了近四小時，在我的感覺上，好像只有幾分鐘。」

「禮節終了，六位新主教頭帶峨冠，手執權杖，降福在場的群眾，只聽一聲：『中國主教萬歲！』有如晴天霹靂，震撼了伯鐸大殿。我初次看到白種人跪在

黃種人面前，我的心好似停止了跳動，眼前又是一片模糊，耳朵也聽不見什麼了。……我真的陶醉了。

「……………」

「忽然，陪我來觀禮的司塔斯先生動了我一下，（按：司先生是當時比國銀行界聞名教友，曾捐獻雷神父六十多萬元為資助留法比中國學生）我擦了擦眼睛，唉呀！王老松樞機出現在我眼前。老樞機緊緊握住我的手說：「雷神父，你快樂吧！」我套用聖經的話答謝王樞機說：「主啊，現在可放你的僕人去世了！」（路：二，29。）老樞機急忙又說：「不！不！你還該活下去，還有許多事要做呢！」

——桃李滿天下：當雷神父因「老西開」事件被調回歐洲而為留法比中國學生服務的時候，他依照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原則，不分什麼宗教或有無宗教的學生——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只要有求於他，他一概解囊相助。爲了這件事，他犧牲了七八年的寶貴時間，耗盡了他的財力和精力，還欠了銀數十萬元的債務和無以數計的人情債。當時他所得到的，知恩道謝的人固然也

有，但抱怨懷恨的人却是更多。其中有一些共產份子還在報章上大罵「雷鳴遠心術不正」。

雷神父面對這些拂意的遭遇，雖然也感到傷心難過，但並不灰心，他曾手執十字苦像向耶穌說：「主啊！若不是爲了您，我不做這事！」然後懷著傷痛的心情，帶著微笑的面容，興奮地繼續爲學生服務。

這說明雷神父只知耕耘（犧牲奉獻），不問收穫，但是天主却不讓他白白地犧牲。

從大處看，雷神父的犧牲，爲國家、爲教會、爲社會造就了不少人才，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三百多位。從政的、治軍的、經商的、務農的、大企業家、新聞界、醫學界、特別在教育界，到處有他的學生。其中在教會和教育界比較知名的有輔仁大學秘書長英千里和教育學院院長張懷先生等。尤其可貴而使人驚奇的是在他資助的共黨學生中，領洗皈依基督的也不乏人，甚至有兩位還領了聖秩，做了司鐸。

從小處看，雷神父個人的收穫也不少：他無論走到那裏，或遭遇什麼困難，

總會有他的學生挺身而出，爲他解決。比如：天津益世報有了糾紛，他的高足生寶堂博士立刻來接任該報經理，爲雷神父挽救了危局；抗戰期間，雷神父在前方救護傷兵時，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醫生擔任野戰醫院院長的職任，他的學生蕭濟博士竟從雲南昆明趕來山西中條山，滿足了雷神父的急需；其他如交通、飲食等日常生活，到處有他的學生——鐵路段長、站長……爲他解決；他病重垂危時，有他的學生王育三、張維屏、馬壽徵等在旁服侍湯藥；最後，他死在他的學生馬壽徵博士的別墅中（重慶歌樂山），並葬在馬先生的山園裏。

——一勞，二千人皈依基督：安國教區第二任國籍主教王耀漢（增義），綽號「聖人王」，一次他說了一句富有意義的幽默話，他說：「一位熱心的隱士，掃地（犧牲）一下，可以救一個靈魂。」這雖是一句戲言，却大有道理在。這裏舉出雷神父生前一件奇事，作爲例證。

民國二十年，秋夏之交，河北安國教區高陽縣屬之堤口等數村，因河水氾濫，秋收毫無。近萬災民，嗷嗷待哺，如不設法救濟，恐難挨過寒冬。他們派了五位代表，來到安國拜見雷神父，請他代向善團善士呼籲，伸伸援手。他們還向雷

神父聲明，如蒙施救，渡過難關，都要信奉天主教。雷神父却說：「諸位奉教與否，是另外一回事。我一定竭力協助大家平安過冬，十天以後聽好消息好了。」

不待雷神父約定的期限，大約四五天後，各地捐款即源源而來，僅「華洋義賑會」一個慈善團體，就從上海匯來了兩千銀元。高陽堤口一帶災民，得以安然渡過寒冬。

一個月後，奇蹟出現了：堤口等三村村長帶領十餘代表來見雷神父，要求派修士到他們村莊成立「教理講習班」，他們願意研究教義入教。雷神父雖然說救濟目的不是為傳教，但他們却說：「我們是感於教會『犧牲自己、救助他人』的精神，自動要研究教理的」。

雷神父看他們慕道心誠，遂派了耀漢、德來兩會士各十餘位，分別成立男、女、兒童教理訓練班九所。五個月以後，在廿一年三月十九日聖若瑟慶節，有兩千多人受洗。從此，堤口成立了新堂區，主教派了神父常川駐守。

又過了五年，「七七」全面抗戰與軍興，雷神父組織了三百多教友的救護隊，其中三分之一約一百二十人，就是堤口的男教友組成的。

奉獻犧牲的效力是難以數字來計算的。

眞愛人

雖然在上文我們說雷神父在講神修綱領時，似乎更強調全犧牲，但他並沒有說全犧牲更為重要，相反地，他說全犧牲畢竟只是條件，而「眞愛人」才是靈修生活的中心，也是全犧牲意義的完成。換句話說，缺少「愛」的犧牲是無謂的。爲此，認識雷神父的人，對他的犧牲精神雖然驚奇叫絕，但是對他愛主愛人，特別「愛國人」的表現，却更是使人歎爲觀止。我們可以說，他一生——特別在中國服務四十年——亦步亦趨的跟着耶穌的足跡，高舉着愛的招牌，在廣大的國土裏，向國人——不，向全人類——宣揚愛的真理。他企圖以一滴愛的鮮血，去染紅所有的汪洋大海；他企圖以一粒愛的種子，播種在荒蕪的土地裏，讓它繁殖成無數粒；他企圖以一星愛的火花，燎燃整個的宇宙。

鳴遠傳法文版本的作者雷克可神父 (Rev. J. Leclercq) 稱雷鳴遠神父爲「天主的人」，就是從愛的觀點給他下的評語，「因爲天主是愛」(若一：四，8)

雷神父有關真愛人的言論固然不少，但是他愛人的行動却是更多。爲了行文的方便，特別爲了避免文字的枯燥，我不打算把他愛人的言論和行動分開來談，而是混合在一起來敘述。這樣，可能會顯得雜亂無章，但「具體而生動」却是更應該追求的。

一、什麼是真愛人？

有人問過雷神父：什麼是真愛人？究竟怎樣做才算是真愛人。雷神父避開那些枯燥乏味的愛人的定義和分類不談，却直截了當的答應說：「真愛人就是時時事事，先人後己，使人自我獲得真安慰和真益處。」

他給比國傳教補助會(S.A.M.)的修生們寫信論「真愛人」時說：「在整個生活上，時時處處注意實行真愛人，不放過任何『犧牲自己、爲人服務』的機會。比如：在你們修道院內，好東西讓給別人，自己用次等的；出門坐車，讓位給別人；有人求助——無論物質或精神方面——縱使不能幫錢，也要幫言。」

民國二十年十月三日聖女小德蘭慶節，他在大禮彌撒中證道時，用了一句極爲中肯而漂亮的話語，來形容小德蘭的愛的生活，他說她是「一團精神」。意思是：小德

蘭一生的每一活動，都表現她「熱愛天主，關懷他人」的態度與熱忱。

不久以後，雷神父在本(耀漢)會講室牆壁上懸掛了一幅巨型標語：「什麼是聖人？一團精神！」他解釋說：人生每一活動，連工作在內，它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表現對天主的熱誠與對他人的關懷。

又有人問雷神父：您既然口口聲聲「熱愛天主，關懷他人」，爲什麼只把「真愛人」列入神修綱領，而略去「愛天主」呢？雷神父答說：我如此做，並不是說愛人重於愛主，而是說：「在人身上愛天主」。要注意「真」字，不愛天主的愛人行動，在神修上是假的。聖若望說：「如果有人說，我愛天主，他却恨人，便是撒謊。」(若一：四，20)爲此，耶穌沒有把愛天主而是把「愛人」立爲門徒的標記(若：十三，35)。

基督預言將來最後公審的題材，也只有「愛人」一個案件(瑪：廿五，35-45)。不過，祂都提到「爲人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同上：40)。

所以真愛人的真諦，是在人身上愛天主，爲天主而愛人。

二、一步一份愛

前面我們談「全犧牲」時，曾說雷神父一生是「一步一滴血」，他毫無保留的把他整個生命都奉獻了出來。但是，奉獻的意義，不是毀滅，而是投資，是作更好更多的運用，那就是榮主救人。這也就是基督所提示、實行並推廣的愛。所以我們可以說，雷神父一生，有如基督一樣，不只是一步一滴血，也是「一步一份愛」。如同一支蠟燭，在它燃燒時，不只犧牲了自己，也照亮了別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好比一粒食鹽，當它溶化時，不只消失了自己，也發出了美味，使食品更爲芳香，並防止食品腐爛；更像一點酵母，當它藏在三斗麵裏，它不只埋沒了自己，也使三斗麵奮發起來（瑪：十三，33），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雷神父在天津傳教時代好之一李堯然神父，晚年在安國真福院養病（癱瘓），並助雷神父訓練我們初學修士，他屢次向我們提示，雷神父彷彿一盞明燈，他到什麼地方不僅接近他的人，像你們兄弟們、德來會修女、安國教區神職人員、教友們、安國城郊士紳、一般老百姓，甚至獄友，都受到他的照耀和溫暖，就連處在遙遠地方的人士，也像飛蛾一樣，撲向他來。小小的安國縣城，地處偏僻，土質多沙，交通極爲不便，可是自從雷神父來到此地，安國忽然成了世界名城

。教會名流、社會賢達、其他宗教領袖（大牧師、大方丈……）、智識份子（留歐學生）、報業鉅公，甚至國際人士，都不遠千里而來會見雷神父。

如果要問：爲什麼人們都喜歡接近雷神父？原因當然不少，不過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他「真愛人」的精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既然如此，爲什麼還有不少人不只不喜歡雷神父，反而反對攻擊他呢？

雷神父曾就這問題問過羅馬教廷特使光主教：「反對我的人控告我什麼？」——「你過份愛中國人了！」（光主教答）

剛故樞機恆毅對這問題也有很精闢的看法，他說：「中華民族到現在（清末民初），還是受外國侵略奴役的民族。在中國傳教的天主教教士，對中國人說過一句同情的話嗎？曾抗議外國侵略中國嗎？只有雷鳴遠神父及少數的人曾起來保護中國人，但却被他們的同伴稱爲罪人！」（最後之葉44頁）。

剛樞機初到中國時，非常奇怪當時在中國的老傳教士——甚至一位可敬的主教——控告雷鳴遠神父犯了大罪，因爲他竟主張：「中國歸中國人」。

「唉呀，我的天啊！莫非中國應該屬於外國人嗎？」（中國的傳教士 128頁）

反對雷神父的人說他偏愛中國是什麼偏狹的國家主義，或說他是一個怪人。其實雷神父愛中國，完全基於基督的博愛精神。基於聖保祿「對一切人，就成爲一切人，爲救一切人」的作風（格前：九，19。——23.），基於天主教一貫的大公主義。

剛樞機又說：「在我來中國一年以後，我已認清了雷神父是天主的人，是一位『保祿型』的傳教士。他（雷）說，如果聖保祿永遠是猶太人，如何把教會傳揚開來？如果我仍是歐洲人，我便是一具僵屍！如果想拯救他人，必須變成他們中的一位。」（最後之葉 381頁）。

不只剛樞機一人，我們可以引述千萬人的證言，來說明雷神父一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出自愛心，也實現了仁愛。如果說他一生是一步一份愛，諒不會有人說是誇大其辭吧！

三、無條件的愛人

雷神父解釋「真愛人」另一說法是「無條件的愛人」。他認爲附帶條件的愛人行爲，不是愛人，而是愛自己，是自私，是虛偽的愛人。有如商人作廣告，無論怎樣誇耀自己是爲人服務（愛人），也沒有人相信他是真愛人。

這無條件的愛人正是耶穌所推崇並實行的，祂說：「你們若只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罪人不是也這樣作嗎？」（瑪：五，46）又說：「幾時你設宴，不要請你的朋友，怕他們也要回請你。但你幾時設宴，要請貧窮的人。如此，你就有福了，因爲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但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你必能得到賞報。」（路：十四，12。——14.）

雷神父把無條件愛人定爲本（耀漢）會會士服務社會的基本精神，他註釋本會會規「榮主救人」時說：救人，要無條件的救人，不問人進教與否，以免讓人懷疑我們所有的社會工作，都是求代價的。

爲容易領悟這無條件愛人的真諦，與其引經據典的談理論，不如引述雷神父無條件愛人的事實，更爲生動感人。

——在上文「一樹百穫」小標題內曾提到民國二十年，河北高陽堤口等村因

水災歉收，萬餘災民，嗷嗷待哺，難以過多，村民曾派代表向雷神父求助。當他們陳情時，曾許下如蒙救濟，渡過難關，都要信奉天主教。雷神父並沒有接受他們「入教」的許諾，却很清楚的向他們表明態度說：「大家進教與否，是另一回事，我一定竭力協助大家平安過冬」。

當時我也在場，災民代表離去以後，我曾質問雷神父為什麼不接受他們入教的許諾。雷神父答說：「救人就是為救人，應表現救人的『誠意』，不可附帶條件；入教是好事，如果拿它做為施救的條件，可能產生不良後果。」

雷神父的見地果然高超不凡，堤口一帶災民因雷神父的協助，獲得足夠平安過冬的救濟金後，就自動派代表請求雷神父在那三個村莊成立教理研究班，他們願意研究教義，且說完全是出於自願，並非由於情面。

上文已提過，他們研究了六個月教理後，有兩千多人領受了洗禮，建立了一個很虔誠的新堂區。

——只知服務（愛人），不問其他。

廿六年「七七」事變後，雷神父對他手創的耀漢會士頒下總動員令：停止日

常工作，一心從事抗戰。他除了請專家來訓練修士們有關救傷和擔架的常識與技術外，他本人也以身作則，停止了一部分日常工作，積極籌備從軍救護傷兵事宜。他曾親自到保定省府，向河北省主席馮治安將軍請示從軍救傷的門徑。只因當時華北戰局緊急，馮將軍顧不到這類較小工作，雷神父空手而返。

同年八月中旬好機會來了，中央三軍十二師北上，進駐定縣和安國縣一帶。由於六十八團楊毓昆團長的介紹，雷神父在定縣會見了唐淮源師長，說明來意。唐師長和軍醫處何處長，正為着原有救護人員的逃跑，大傷腦筋，一聽雷神父說願率領屬下從軍救傷兵，喜出望外。商討結果，暫定救護隊名額為三百人。何處長拿出一張「衛生隊編制表」告訴雷神父各級官兵薪餉及辦公費的數字。雷神父說：「我不要再看這些複雜的編制表，我們不要階級，不要名位，不要薪水，不要什麼待遇，只要工作。」

唐師長和何處長都是雲南人，與雷神父既素昧平生，對天主教又懷有不良的成見，聽了雷神父那「只要工作，不要待遇」的談話，認為他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大傻瓜。六個月後，唐師長被雷神父「無條件愛人」的精神，感動的涕泗交流

，而呼雷神父爲「十二師之父」！

我可以作證，雷神父每一個愛人行動，無論是對個人或是對團體，都是不附帶條件的。因限於篇幅，不多舉例了。

四、愚誠的愛人

如所週知，雷神父生前是一位著名的「愚誠」的老實人，特別在愛德行爲上，有時他表現的有些不近人情——超然。比如他酷愛中國似乎着了迷，國人驚奇的稱他「比中國人更愛中國」，反對他的外籍人譏笑他是「瘋子」、「傻瓜」、「愚蠢」……，連欽佩他的人，有時也說他「有些過火」（剛恆毅：「在中國的傳教士」卷二，13頁）。

在我初入耀漢會的時候，我就聽到有人譏稱本會爲「傻子會」，他們舉出的理由是：一個「瘋子」（指雷神父）所訓練的修士，當然不會聰明了。

那時我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在下意識裏，榮譽至上，面子第一。我初

次聽了人們加給本會這個綽號以後，回到修院向雷神父大發牢騷。他老人家聽後笑了起來，笑的十分甜蜜。然後他向我說：「孩子，我只嫌我愚蠢的尺度，距離耶穌還遠，我只怕你們還沒有進入「愚蠢」之門。現在居然有人稱你們是「傻子」，那太好了，你不愧是我的弟子。」

雷神父這幾句話使我啼笑皆非，恨不得拔腿逃跑，擺脫這個十分尷尬的場面。但又不好意思對雷神父無禮，就在那裏「呆若木雞」的站着。

「孩子，」雷神父繼續說下去：「我國古人不是說過『大智若愚』，『難得糊塗』嗎？恐怕你現在還不能完全領會這哲理的真諦，以後你會明白的。再看，耶穌一生的行動，在俗人看來，比誰不傻？聖保祿宗徒不是也慶幸自己成了『愚呆』的人嗎？（格前：四，10）社會畢竟還需要一些『蠢人』，來爲它支撐一點架子。如果人人都去迎合流俗，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不肯吃虧讓人，爲人服務，則人類社會可能就不存在了。」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大雅）。雷神父告訴我，他很欣賞這句詩詞的原始意義，但不同意一般凡俗的人過份「明哲保身」的處世態度。

不只一次，有人向他借錢，或請託事情，我提醒他：「留神受騙」。他總是用聖經上的話訓斥我：「不要判斷人」（瑪：七，1）有一次我發現他真受騙了，我理直氣壯的向他表白我有先見之明。他摸了摸他八字鬚，笑了，對我說：「你的年齡僅及我的三分之一，難道我就沒有這點經驗？我聽了不知幾多次「留神受騙」的警告了……」。

我反問他：那末，爲什麼這一次又受騙？他用聖方濟撒肋爵的話回答我說：「怕受騙，永不能實行愛德。」

「真愛人的核心，」雷神父又說：「就是自己吃虧，讓人沾便宜。」雖然古訓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受騙後應該警惕，也應設法補救，但不能因爲怕受騙，就永遠不行愛德了。」

雖然雷神父很謙虛，但是他却坦白承認自己是誠實的人，他說：「我一生待人接物，惟在一誠字。」他誠實的程度近乎「愚蠢」，他也知道人們說他是「愚誠」，他也不肯丟掉這「誠」字。套用王耀漢主教（綽號聖人王）一句話：「寧讓人說我無能（愚蠢），我也不缺德（愛德）。」這句話加在雷神父身上，可當

之無愧。

雷神父生前認識他與他相處的人，都知道他的「愚誠」，也都可以講述幾個他因誠受騙的故事。這裏只敘述一個，以概其餘。

廿五年天津益世報經理出缺，雷神父（董事長）委令李渡三繼任。此人貌極虔誠，甜言蜜語一大堆，可是內心却不可捉摸。他接任不久，一反益世報良好傳統，接受某方津貼，安插私人，將股票轉讓給非天主教人士……。股東聞之極爲震怒，紛紛上函促請雷神父撤換經理。及雷神父兼程到天津質問李渡三時，他立刻道歉求饒，答應改過自新。雷神父仍本他一向「恩愛待人」的原則，請李氏在訂立的幾個條件下簽字以後，就寬恕了他，並未撤其經理職務。

可是，雷神父離去後，李氏借故拖延，久不履行所應許的條件。剛柔相濟的雷神父乃再度赴津處理，李氏又一再哭求，且下跪求赦。愚誠的雷神父三度給他自新的機會。等雷神父回安國後，李氏不惟不悔改，且變本加厲，暗邀教外人僞董事長強佔報館。

到此地步，雷神父於廿六年六月二日晨三時毅然進入報館，刊登啓事，解除

李渡三經理職務，另聘生寶堂先生繼任。

當雷神父一再寬恕李渡三時，就有人警告雷神父留神受騙，他總以聖經「不可妄斷人」的話來答覆。

雷震遠神父對大雷神父的愛人作了這樣一個評語：「真是一位『怙惡不悛』（擇善固執）的愛人者！」

五、把炭火堆在他頭上

真愛人的最高境界是愛仇。這是主基督最卓越的啓示，祂說：「應愛你們的仇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五，44）聖保祿解釋的更清楚而具體：「如果你的仇人餓了，你要給他飯吃；渴了，要給他水喝，因為你這樣作，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羅：十二，20。）

雷鳴遠神父是一位天主的人，受聖保祿宗徒影響也最深，他在這一點上表現的最為出色。他生前雖然屢次向我們表明他沒有仇人，但他不否認有不少的人——

——特別當時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反對他的傳教方針和方法，尤其反對他建立國籍教區的運動。這是近六十年來中國傳教史上大家公認而轟動國際的一件大事。但是雷神父鄭重向我們聲明，他不僅不恨他們，也不承認他們彼此是仇人，只是看法不同，作法互異而已。

雷神父一生「把炭火（愛）堆在反對他的人的頭上」的事蹟太多了，不是這短文可以說完，這裏只敘述一二，以概其餘。

——六十多年以前，反對雷神父「建立國籍教區」運動的外籍神父雖然很多，但有一位最激烈的——姑隱其名——連在國籍教區成立後，他還是唱反調，認為國籍教區遲早要消滅。偏偏他又在安國教區附近的定縣（屬正定教區）傳教，對雷神父在安國之所作所為，更是時常大事抨擊。

廿一年聖誕節前，一位法國女士從歐洲來華，要到安國參加雷神父創立的德來會，路過定縣天主堂。這位「反雷」的仁兄聽說她要入雷神父的修會，又震怒又憐憫，願出資立刻送她回國。但這位女士並沒有被同鄉神父所動，還是入了雷神父創立的德來會，這位女士就是露格修女（Sr. Luc）。

雷神父對待這樣激烈反對的人，却情同手足，每次從安國去北平，路過定縣，一定到天主堂拜見這位神父，「把炭火（友誼）堆在他頭上」。

——民國十六年雷神父從巴比倫（指歐洲）的放逐，被釋回到他可愛的第二祖國——中國以後，會到北平黑山扈拜訪他的中文老師侯鎮海神父。二人談得正高興時，進來一位陌生的外籍神父。侯神父立刻為他們二人作介紹：「這是葉神父」；「這一位是雷鳴遠神父」。

那位葉神父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雷神父，以純熟的法語喃喃地說：「你就是 P. Lebbe ？」——「不錯，正是！」雷神父還補充一句：「我是 Vincent Leb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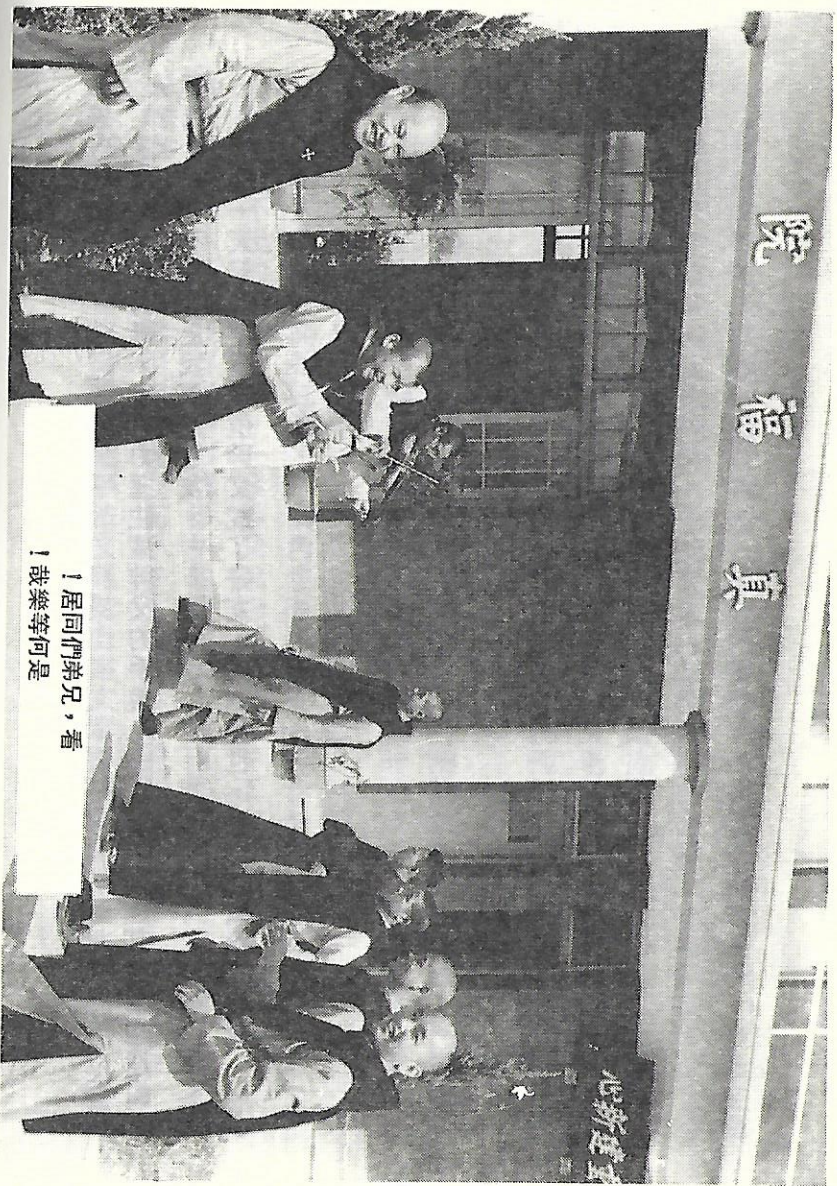
葉神父的眼睛開始紅潤了，嘴角也有些顫動。

「對不起你！雷神父。」葉神父說着淚珠已滾了下來。他繼續說下去：「我今天見到的，不是我耳聞中和想像中的雷神父，更不是我筆下的雷鳴遠。……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我否定我過去在 *Bulletin de Peking* 所寫有關你的一切……。」（按：原來葉神父時常在北平法文雜誌上寫文章抨擊雷神父和他的「建立國籍

教區」運動。）

雷神父如夢初醒，也用力握住葉神父的手說：「過去你有你寫文章的理由，不過，誤會不會阻止我們作朋友。」

從那一天起，葉雷二位神父成了好友，直到逝世，沒有間斷魚雁往還。



「居回們弟兄，看！鼓樂等何是！」

常喜樂

「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瑪：五，12.）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應當喜樂！」

（斐：四，4）

雷神父講的神修綱領第三個是「常喜樂」。這是使初次聽他講「處事三字訣」的人，最感奇特的一個構想。人們對喜樂的名詞並不陌生，對「歡欣」的觀念也很清楚，但是對「喜樂與神修的關係」，却感到很新奇。而雷神父却非常重視這一靈修工夫，他說：喜樂，本不是德行，能做到「常」喜樂，非有真德行和極深的修養不可。基督要我們「在受迫害時，歡欣踴躍」（瑪：五，11-12.），如果沒有很深的修養，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一、常喜樂的意義

雷神父雖然學識淵博，才智過人，但他不是學者，他演講或寫作，不咬文嚼字，不作學術性的推究，而喜歡用具體實際、活潑動人的言詞，來表達他的思想和情感，他解釋「常喜樂」也是用這種態度，他不像一般心理學家，對「喜樂」一詞先要作「字義」、「實義」的界說及分門別類的辨析。他直截了當用大眾習用的詞字來陳述他的思想和看法。

雷神父說，喜樂有兩種意義：一是情緒上的愉快，而這愉快或是身體的舒適快感，或是情緒的舒暢興奮；二是意志上的樂觀，或說是心志的平衡與安定。前者是感情作用，時來時去，不完全由人把握，談不到「常」，也談不到修養；後者是意志作用，在逆境中也能安泰寧靜，百折不撓。這是能由人操縱的一種精神，是人應習練修養的品德。常喜樂的真正意義在此。

他又說：常喜樂的另一意義，也可說上述意義的補充，是用一種超然眼光（瑪：五，12）看現世，對人生——特別人生所有不幸遭遇——懷着極大的興趣

。因此，常喜樂不只是一種靜態的享受，而是一種有活力的奮鬥，懷着興奮的心志，解除人間種種困擾的束縛，向天主開放心靈，使祂的意旨在我身上圓滿完成。正如聖詠所說：「上主，你舒展了我的心靈，我就在你誠命的路程上奔馳。」（詠：一一九，32）

雷神父還主張，內心的樂觀，要以笑容來表現，也以笑容來促成。面部的微笑，即使是勉強的，也可以沖淡內心的苦悶。加強團體愉快的氣氛。

從這個角度來看，「喜樂」是可以修養，可以促成的，當然也可以保持喜樂的「常」態。雖然身處逆境，情緒低落，但意志可以控制情緒，使它寧靜安定下來，意志也可以使面部微笑，來減輕情緒的憂鬱與急躁，並引起樂觀的看法，促進興奮的精神。常喜樂的真諦，就在於此。

上文屢次談到雷神父的精神是徹底的，他喜歡用「極比」的詞字或矯枉過正的說法，來表達他的希望和心願。比如有關常喜樂，他有很多新穎而奇特的說法，其中之一是：「兄弟，你幹什麼來啦？——（答）專門找麻煩！」

這幅標語懸在安國真福院大廳門首最顯著的地方，使來賓看了啼笑皆非。雷

神父却眉飛色舞、很得意地向來賓解釋說：人生注定會有麻煩，而且不如意事常八九，與其整天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怨天尤人，企圖逃避，不如振作精神，以興奮的心情，迎接（專門找）困難，將它解決，至少將它變成永賞的資本。他還引用聖女大德蘭的話說：「不受苦，無寧死。」（Aut pati, aut mori），來作他這奇特標語的注腳。

二、常喜樂的基礎

聖保祿宗徒在給斐理伯府教友的書信內曾一再要他們「在主內常喜樂」（斐：三，1；四，4），他個人也是「在主內常喜樂」（斐：四，10）。舊約提到在主內喜樂的句子更是不勝枚舉。

耶穌也向宗徒們說：「如果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你們的喜樂才圓滿無缺。」（若：十五，11。）

依照聖經這些教訓，雷神父告訴我們：常喜樂的基礎在於天主，祇有萬福的

天主能給我們真正而長久的平安與喜樂，從人間任何方面得到的所謂的喜樂與幸福，都是空虛的，更不會「常」。

雷神父為說明這一點，曾講過一個淺近的比喻，他說：一個不倒翁的重心，不在頭部，不在胸部，也不在腹部，而是在最深的底層。同樣，人生的安定力量（常喜樂）不在於博聞廣見（頭部象徵知識），也不在於情緒的滿足（胸部代表情感），更不在於肉體的快樂（腹部代表肉慾）。因為人間的知識、名位、權力，心情的愉悅，肉體的快感等，都是不完整、不穩定，而且時來時去，人不能完全把握它。縱然一時得到一點虛浮的喜樂，不僅不能持久，而且裏面還蘊藏着苦辣辛酸。

為此，舊約訓道篇把今世的知識、心情的愉悅、肉體的享樂、人間的歡笑、財物的享有。都看成是「虛空」、「追風」、「捉影」（訓道篇一章）。

聖保祿宗徒一生的困難遭遇，比任何人都多，他說：「論勞碌，我更多，更頻繁；論拷打，過了量；冒死亡，是常事；被鞭打五次，……遭遇盜賊的危險：……海洋的危險；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格後：十一，23—29。

）。但是他比任何人感到喜樂。他說：「我像是憂苦的，却常常喜樂。」（格後：六，10。）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他把人生的安定力量——喜樂，放在基督身上。他說：「我只以耶穌基督為至寶；為了祂，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斐：三，8）。

雷神父細讀聖經後，他發現聖神指示我們：人的喜樂，不僅不應寄託在今世的財物、享樂、名位和榮耀上，也不應放在工作的成績和自我滿足上。他引述哈巴谷先知書上的一段經文作證，先知寫說：「縱使無花果樹不會發芽，葡萄樹也沒有結果；橄欖樹一無生產，麥田也毫無收穫；羊棧裏沒有羊群，牛欄中不見牲畜；我仍然『喜樂於上主』，歡欣於天主，我的救主。上主、天主是我的力量：」（哈：三，17—19。）。

聖保祿宗徒也有類似的話：「我為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10。）。

上文談過，常喜樂的主要意義是：身處痛苦的現世，心靈嚮往天主，因而感

到極大的安寧和愉快。正如基督昭示我們的：「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你們應歡喜踴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瑪：五，11—12。）

有人質問雷神父：「在苦難中喜樂，在失敗中高興，如果不是矯揉造作，自欺欺人，也是畫餅充飢，幻夢空花。」雷神父很有把握的答覆說：「有如農人從事耕耘、播種、除草等辛苦工作時，仍然引吭高歌，內心充滿收穫的希望和愉快，這不是幻想，更不是自欺，而是有相當把握的希望」。同樣，基督讓我們在為祂受迫害時，歡喜踴躍，不只因為天上的酬報是豐富的，而且絕對不會落空。祂保證說：「天地要過去，我的話決不會過去。」（瑪：廿四，35。）

所以，我們喜樂的基礎一定要建築在天主那裏，不然，就沒有得到喜樂的把握，更不會常久。

三、常喜樂的功效

雷神父說，常喜樂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更充實；保持笑容，也可以

讓別人活得舒服；心情愉快，更可以博得天主的歡心。

我們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討常喜樂的功效。換句話說，常喜樂在我們生活上，特別對於靈修生活，功效很大很多。爲了清楚起見，我們依照雷神父說的那些話，從三方面來看常喜樂的功能，就是從天主、衆人和自己三方面來討論。

(1) 天主愛「樂捐」的人

在上文談常喜樂的基礎時，曾提到應喜樂於上主這句話，在新舊約的經文裏，到處可以看到。這說明天主是我們常喜樂的真正原因。現在我們可以倒過來說，我們的喜樂也可以博得天主的歡心。在聖經上除了本小標題引述的「天主愛樂捐的人」（格後：九，7）經句以外，還有不少類似的經文，下面舉出幾段，供大家參考。

——在舊約聖詠集裏，到處可以看到以興奮心情、歡樂態度、暢快歌聲，讚美頌揚天主的經文，比如說：

「我要因你而歡欣踴躍，

歌頌你至高者的名號。」（詠：九，3）

「我心高興，我靈喜歡，

連我的肉軀也無憂安眠。」（詠一四，9）

「你們應向上主高唱新歌，

在歡呼聲中奏琴吟哦。」（詠三二，3）

「萬民，你們要鼓掌歡騰，

也要向天主歡呼祝慶！」（詠四七，2）

「普世大地，請向上歡呼，

要興高彩烈地事奉上主；

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詠：一〇〇，1—2）。

這種勸人「常喜樂」的經文還有很多，這裏不多引述了。

雷神父說，聖詠是聖神教給人類的最好的經文。從此可見，天主聖三是如何高興看到人們常常喜樂。

——在新約裏聖保祿宗徒說：「你們應時常喜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

就是天主教在基督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得前：五，16-18）。可見天主願意我們時常快樂，對天主的安排常感到滿意。

——在聖保祿講述的「聖神的果實」中（迦：五，22），有「喜樂與平安」，這也說明天主喜歡與常喜樂的人在一起。

——上文已提過，「在主內常喜樂」這句話，不僅屢次出現在新約聖保祿書信內，在舊約聖詠集和先知書中也到處可見。他舉出的理由，表面上是說對我們人有益，實際上也是因為天主不喜歡與憂苦的人在一起。

(2) 人間的春風

常喜樂的第二個功效，是讓四週的人生活得更舒服。我國自古就以「春天」來象徵人的笑容，比如說：「春山如笑」，或說：「滿面春風」。有如明媚的春光使人心曠神怡，同樣一個人的笑容也使整個團體喜氣洋洋。反過來說，一個人的愁容或怒容，形容為「冷若冰霜」或「寒風刺骨」，充滿了「肅殺之氣」，使四週的人也跟着他愁苦不樂。

聖保祿宗徒講了應常喜樂以後，立刻就說明它的功效：「你們的寬仁（喜樂

）叫衆人知道：主快來了。……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斐：四，5-9）

五十六（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在臺灣高雄風光明媚的澄清湖，童子軍舉行了大露營之後，一項極具意義的「童軍微笑俱樂部」成立了。它的宗旨，就是永遠保持和藹的態度，面露笑容，不生氣，不吵架，擴大為社會服務。

以後好像公車服務小姐也推行過這種微笑運動。這個運動的確使乘客舒服很多，也博得了廣大群眾的鼓掌與喝采。

這種「微笑」運動，現在是否還在熱烈的繼續推行並大幅度的展開，不得而知。可以斷言的是：人們對微笑面孔的重視與歡迎，確實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一世，雖然膺選教宗後在任只有三十三天，就突然逝世，但是他留給整個教會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相當廣大。有人說他在位三十三天的成就，不亞於三十三年。這話雖然未免有些誇大，但他確實給教會留下了不少的成就。若問他有什麼具體成就，「微笑」是他留給教會的最大成績，這是大家所公認的，為此整個世界的輿論，送他一個實至名歸的雅號：

「微笑的教宗」。

雷鳴遠神父生前為千萬中國人所愛戴、所崇拜，而且也感化了不少反對他推行國籍教區運動的外籍傳教士。個中原因當然不少，但是，他常喜樂的精神和他常面帶笑容的風度，一定是最大原因之一。

他曾以比喻來形容常喜樂對於團體生活的關係，他說：「一個心情常愉快、面部常微笑的人，就像一隻蜜蜂，給人製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暢，到處受人歡迎；反過來說，性情憂鬱、愁眉苦臉、發牢騷、愛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彷彿一隻蒼蠅，傳播病菌、製造困擾、到處使人厭惡，必欲驅除牠而後快。」

最後我再引一段雷神父對本（耀漢）會修士有關常喜樂的談話，來說明它對團體生活的關係。雷神父說：「小兄弟無論心裏痛快不痛快，身體有病沒病，受委曲與否，總之無論天主賞他多少及什麼樣的十字架，必須常喜歡，且常帶笑容。小兄弟應切記：常喜樂是個大德行，它含有大真無偽的忍耐。為修養這德行，最禁忌的是：面帶愁容、說洩氣話。這些言行相反愛德、破壞精神、減少銳氣，

總之直接威脅本會的生存，真福院沒有悲觀人住的地方。

(3) 個人的幸福

常喜樂的第三個功效，是使個人的生活更有意義、更幸福。雷神父說：人生不能沒有困難，平凡的人遇到困難往往抑鬱在心、愁眉苦臉、退縮不前，甚至消極失望。有常喜樂精神的人則不然，他會以意志控制情緒和面孔，懷着樂觀的看法，奮發向前的精神，並以百折不撓的毅力，設法衝破難關，找出一條成功的道路。為此，雷神父又說：「以常喜樂精神迎接困難的人，困難已克服了一半」。雷神父這句話與另一句名言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句話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意思是：人如果以樂觀的精神，面對困難，才能奮發有為，努力進取。這樣他已走上了成功之路。

因此，我們可以說，常喜樂的精神，可以解除困難的桎梏，恢復失敗的勇氣，安慰憂苦的情緒，振奮消極的心靈，扶持失足者，支持要跌倒者，堅定站立者，……聖經上也說：「喜樂如良藥，使人健康；憂愁如惡疾，致人死亡。」（箴：十七，22。）

總之，常喜樂是個人幸福的泉源。

四、常喜樂的實行

我們曾說過，雷神父雖然學識淵博，才智過人，却不是一位學者，而是一位「篤行」的傳教士。人們都說他是一位苦幹、硬幹、實幹的人。他個人做事、持身、待人、事主如此，他教育門生也是這樣。他提倡的「神修綱領」，特別其中的常喜樂，很少做理論的探討與解釋，他只依照聖經純樸的教訓，指示他的弟子們從事「實際的修練」。在他首次與比國「傳教輔助會」會長鮑朗神父通信談論這課題時，就會很清楚的指示他的弟子們，不必過份致知，而要注意力行。他寫說：「你要向我說，這（神修綱領的解釋）不夠詳細。也許，但為使工作獲得偉大成果，一定足夠了，我相信這足以使人列入聖品。現在只有『實行』這精神了，要把這精神應用到個別事件上去。……你們誠心嘗試一番，就體會到整個福音匯於其中了。」

因此，這裏對常喜樂的實行也不擬做理論的探討，只把雷神父有關的片斷言論和個別行動，述說幾件而已。

(一) 保持笑容

雷神父主張：喜悅的心情和樂觀的看法，不僅要以笑容來表現，也要以微笑來促成。他說，在心理學上有三個從經驗得到的原則：一、思想影響情緒；二、情緒影響行為；三、行為也影響情緒和思想。依照第三個原則，時常微笑，即使是勉強的，也可以沖淡內心的苦悶，引動喜悅的心情，激起興奮的行動。

他又說：「不會微笑的人是愚蠢，是庸人自擾，是愁上加愁，是自我虐待。」

有人問雷神父，內心明明苦悶，面容勉強微笑，這是不是矯揉造作。他答覆的很乾脆：「不是！而是以意志控制情緒，正是修養上應有的工夫，是笑的藝術。」

雷神父不只勸人常保持笑容，他自己就是時常微笑的人。見過他的人，都可以證明，他似乎沒有憂苦。屢次聽人說，和雷神父談一次話，對自己的困難，好

似解決了一大半。其實，冷靜地一想，還是沒有具體的解決辦法。但是覺得雷神父樂觀的精神，面容的微笑，表情的興奮，使自己的心境起了很大的變化。他那「以喜樂精神迎接困難，困難已克服了一半」的名言，在我身上得到了證實。

大家都知道，雷神父一生時常遇到困難，他有一句從經驗得到的名言：「人生除了困難還有什麼？」他內心也不是沒有痛苦。而且，據我對他的瞭解，他也很敏感，遇到傷心事，反應很快，有時表現出來，竟慟哭失聲。可是他很快的就恢復了平靜，而且是滿面春風，若無其事的繼續工作。

雷神父為使我們保持笑容，除了讓我們以意志控制情緒外，還教授我們一個控制生理作用的方法，就是設法時常提升「口的兩角」，不使它們下垂。依照常情常理，當人的心靈苦悶時，在生理方面，口角很自然地要下垂，如果以意志控制它，使它提升，不僅給與旁人微笑的印象，也可以沖淡自己內心的苦悶。

(二) 努力加餐

雷神父曾傷嘆說：一般人遇到困難，受到打擊，第一個反應往往是胃痛——不吃飯，表示灰心喪氣。這種作風，既不符合神修，也無補於問題的解決，反而

傷身、耗神、債事。他勸我們：遇到不如意事，要努力加餐，表示興奮。他引述聖經上的話說：「美酒舒胸懷，食糧振精神」。(詠：105，15)

不過，雷神父所談努力加餐的本意，只是一種象徵的意義：正如聖詠所說「酒樂人心，食提神」，凡一切能使人心振奮，提高生活情趣的方法，都可以應用。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還是述說雷神父一個故事，更容易了解，也活潑有力。民國六年元月，為了天津老西開事件，雷神父又被放逐到天津以南的慶雲縣；由天津教區副主教下放為慶雲堂區副本堂。當時本堂司鐸因事請長假，無形中雷神父就作了該堂區的主任。雷神父本着他支配環境而不受環境支配的一貫作風，很快就使慶雲教務活躍起來。

由於雷神父的傳教熱忱和他酷愛中國的聲譽，慶雲縣城各界定於同年三月廿六日召開一次全縣振興教育會議，公推雷神父為主席並發表演說。教友們興奮極了，認為這是慶雲教務發展的一個好機緣。

不料，就在開會的前夕，雷神父接到遣使會羅視察員的快信：「巴黎總會來

了電報，命你立刻到浙江嘉興會院。」並附有杜主教幾句話：「你已不屬天津教區了！」

雷神父看了這封信，如霹靂貫耳、萬箭鑽心。他形容這是他一生最痛心的一夜（見「一滴血」18章：傷心史）。他說，一夜未睡，與魔鬼苦戰，終於把魔鬼打敗，效法耶穌，把這一杯苦酒，一飲而盡。

第二天，正是苦難主日（今四旬期第五主日），他照常主持公彌撒，祭中講道是「耶穌苦難」，他控制不住心情的酸痛與激動，竟大哭起來。眾教友反以為雷神父熱愛耶穌，哭他的苦難，深受感動，也與雷神父一同哭了起來。

彌撒後，雷神父懷着一顆破碎的心，却滿面春風的向教友打招呼，「離別」的話隻字不提。教友們看到雷神父笑容滿面，還以為他高興迎接今天的大收穫——教育會議，也向他祝賀。

早餐後——雷神父說，他今晨比平日多吃一倍——他悄悄地告訴傳教員何先生準備兩架腳踏車，陪他出去走走。

雷神父出走後，慶雲城內，特別天主堂如何騷動，放下不談。且說二人騎腳

踏車跑了百餘里，到了津浦鐵路桑園車站，雷神父告訴何先生：「你到了盡頭，我還要繼續前行——到上海轉浙江嘉興。」

何先生才如夢初醒，號啕大哭起來。

雷神父領何先生進了一家飯館，叫了昂貴的紹興酒、上好的菜，還有北方名菜「口蘑」張家口的蘑菇了。

何先生只是飲泣，一口未吃，雷神父却像過年一樣，高興地吃喝起來。

飯後雷神父把比國友人贈送他的腳踏車和中國友人送他名貴烟袋，轉送給何先生留念，然後道別。何先生垂頭喪氣地返回慶雲，雷神父却興奮地背起十字架，與耶穌一起奔向加爾瓦略山——上海轉浙江嘉興。

（三）樂以忘憂

雷神父實行常喜樂的另一方法是樂以忘憂。這並不是說，遇到痛苦困難自我欺騙，故做不知。而是以樂觀的看法，興奮的精神，來迎接困難，克服阻碍，消除憂苦。

「樂以忘憂」一語，出自論語述而篇。一天，葉公向子路問孔子的為人，子

路一時答不上來，孔子在旁向子路自我介紹說：你爲什麼不這樣說：「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雷神父生前的言行，除了反映基督和聖保祿宗徒的精神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他每日閱讀四書。就如上述孔子爲人的形象，在雷神父身上也有所發現。

人生以服務爲本，而服務最樂，因爲「樂爲人服務」，有時竟忘了個人的享受——飲食。見過雷神父的人都公認他是一位發憤忘食的標準人物。寫他傳記的雷克可神父（Rev. J. Leclercq）對雷鳴遠神父這一精神作了一個總評，他說：「飲食、冷熱、疲倦、慰安、譏評、……對雷神父來說，都是不存在的。他抬高了視線，祇注視天主的旨意，祇從事救人的工作。」

人們對雷神父的另一評語是：「雷神父是一位不知疲乏的人」。他自己也坦白承認：「世界太大了，應做的事太多了。爲我自己，一分一秒，不願活下去；爲人爲事，九十九年不爲多。我今年才六十歲，我還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時常工作；積極，永遠積極！」（六十感言）。

雷神父以上這幾句六十感言，不，他一生的爲人精神與作風，和孔夫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爲人作風，真是相映成輝。

不過，雷神父解釋「樂以忘憂」的主要意義是積極的，就是以樂觀精神、興奮心情和積極行動來迎接憂患並克服困難。爲說明這個意義，我再述說雷神父一個小故事。

抗戰期間，廿七年三月，日軍三路進攻晉東南，把雷神父的救護隊所屬的第三軍，包圍在襄垣、武鄉一帶。我們除了和太行山區的一一五、一二〇兩師（共軍）尙能取得連繫外，與大後方完全斷絕了陸路交通。三軍的給養，完全靠空投鈔票，就地買糧來供應。

食物解決了，安置傷兵成了最大的難題。輕傷可以隨我們救護隊治療，癒後歸隊；重傷怎樣處置呢？不能整天抬着他們隨軍打遊擊戰呀！

一天晚上會萬鍾軍長把雷神父請去，我也陪雷神父同去。軍長告訴我們，野戰醫院所在地——大有鎮，已被敵軍佔領，不能再往那裏送傷兵；往大後方的去路，被敵軍截斷，更是死路一條。打遊擊戰，我們不怕；對於安置傷兵，我可真

想不出辦法來了。雷神父，您有什麼好辦法嗎？雷神父不假思索的回答：「軍長，您放心，我們有辦法！」軍長舒了一口氣說：「那麼，所有的傷兵由你全權處理了。」

走出軍部，我很焦急而近於責難的問雷神父：

——「神父您膽大的近乎冒失。您究竟有什麼辦法？」

——「傷兵是我們的命。為救你的命，你總會想辦法吧！」

——「神父，您到底有什麼具體辦法？」

——「做，就有辦法；不做，永遠沒有辦法。」

——「做？做了，仍舊沒有出路，怎麼辦？」

——「與傷兵死在一起！」

雷神父提出了這最後的辦法以後，我低頭緘默了，但內心感到很大的困惑。

雷神父最會察言觀色，他理會到我的不安，就立刻給我講了一大課人生哲學。

他說：「我國古人講作戰，要用『背水陣』。又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我說『與傷兵死在一起』，你可以放心，不只會死，而且活的更生動。因為你面

臨死的危機時，你會更奮鬥，而找到救傷兵的辦法來。」

過了幾天——四月中旬，第三軍奉命圍殲武鄉城內的敵軍。耶穌受難節中午，敵軍開始突圍，我軍極力堵擊。因此雙方傷亡慘重，不到兩個小時，救護隊已擠臥了百餘重傷兵。「怎麼辦？」我又急、又慌、又忙、弄的滿頭大汗。我正在焦急時，雷神父「安祥愉快」地在附近的白家莊和姚家莊天主堂安排了兩個傷兵所容所。

我鬆了一口氣說：「還是雷神父有辦法！」

這就是雷神父「樂以忘憂」的成果。

（四）以樂治心

大家都曉得，快樂的「樂」與音樂的「樂」，雖然發音不同，却是同樣的一個字。這說明音樂與喜樂不只有關，而且可以說是同一事象。因為只有有一定規律而和諧悅耳的聲音才是音樂，不然就是使人不快的噪音。

依照這個意義，雷神父教導我們要以音樂來培養喜樂的心情和常樂觀的精神。他引禮記上的話說：「致樂以治心」。又說音樂的目的，是用來挽救憂苦的。

我不敢說雷神父有音樂天才，也沒有問過他是否讀過藝專音樂系，更不敢說他是音樂家。我只知道他能唱、能彈琴、能譜曲……本（耀漢、德來）會所唱的中文聖母小日課、部份大日課、彌撒經文及聖體降福經文的歌譜，都出自雷神父的手編。

他作的歌調非常動人，譬如逾越三日大典日課經文裏有一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歸向你的天主吧！」他配以極低沈而柔和的音調。每唱至此，淚水不自主的會流出來。他曾根據*Salve Regina* 原調的主音，適應「恭賀母皇」的國語譯文，編了一首歌。當我們第一次學習這首歌時，有幾位修士感動的竟淚眼模糊。有一位修士在發表感想時，坦白承認當內心感到苦悶時，一唱「恭賀母皇」這首歌，心情立刻就開朗了。

諸葛亮施展的空城計得以成功，固然是因為他善於揣摩司馬懿的心理，也是由於他怡然撫琴的安祥態度挽救了他的困境。

耶穌勸我們在「受迫害時歡喜踴躍」（瑪：五，11-12），也同樣是教導我們以快樂的心情和態度來迎接並沖淡身受的痛苦。

雷神父個人一生樂以治心的實例太多了，這裏敘述一二，作為我們靈修的示範。

根據了解，雷神父遇到困苦憂傷的事，第一個反應，當然是舉心向主，並以深長的定時祈禱——默禱，來面對痛苦，以安詳沉着的態度，設法解決難題。不過，據我的觀察，他有時也到聖堂一邊兒祈禱，一邊兒彈風琴，舒解抑鬱的心情。

特別有一次，他領導我們唱了一台既隆重又輕快的大禮彌撒，把我們真福院因風潮而彌漫了三天的烏烟瘴氣，一掃而空，和愛而愉快的氣氛重新光臨會院。

雷神父雖然很重視謙虛，他在這方面的修養也很深，但他更重視愛德。他為了成全一個愛德行爲，有時犧牲一個謙遜行爲——當然保持謙虛心情。就是有一年慶祝他的壽辰，我們作了一首祝壽歌詞，却無人來譜調。我們躊躇良久之後，冒大不諱，請雷神父譜調。他爲了使大家快樂，增進友愛，居然答應了我們的請求，譜了一首極悅耳的歌調。

結 論

寫到這裏，我從頭到尾重讀了一遍，一方面我覺得所寫的空洞無物，特別在學理方面，更是貧乏得很；另一方面，却又感覺贅言太多，重複的詞句也不少，而且敘述零亂，缺乏條理。這要請讀者原諒的。

不過，雷神父這三個神修綱領：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確是修身、做事、待人、事主的最好方法。文字既簡明，內容又豐富；使人容易記憶，却又富有啓發性，讓人深思。

因此，希望讀者不要以辭害義，對這三句話的本意，作深入的探討，並作實際的體驗。最後，重述雷神父對他這「神修綱領」的看法，他說：「恐怕有人要說，這『神修綱領』不夠詳細。也許，但爲使工作獲得偉大成果，一定足夠了。我相信足以使人列入聖品。現在只有實行這精神了。」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廿四日出版
七十九年六月廿四日再版

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

編著者：曹 立 珊

准印者：台中教區主教 王愈榮

出版者：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地址：台中市40658四平路一六一號
電話：(04)2911214

承印者：春源印刷股份有限公司